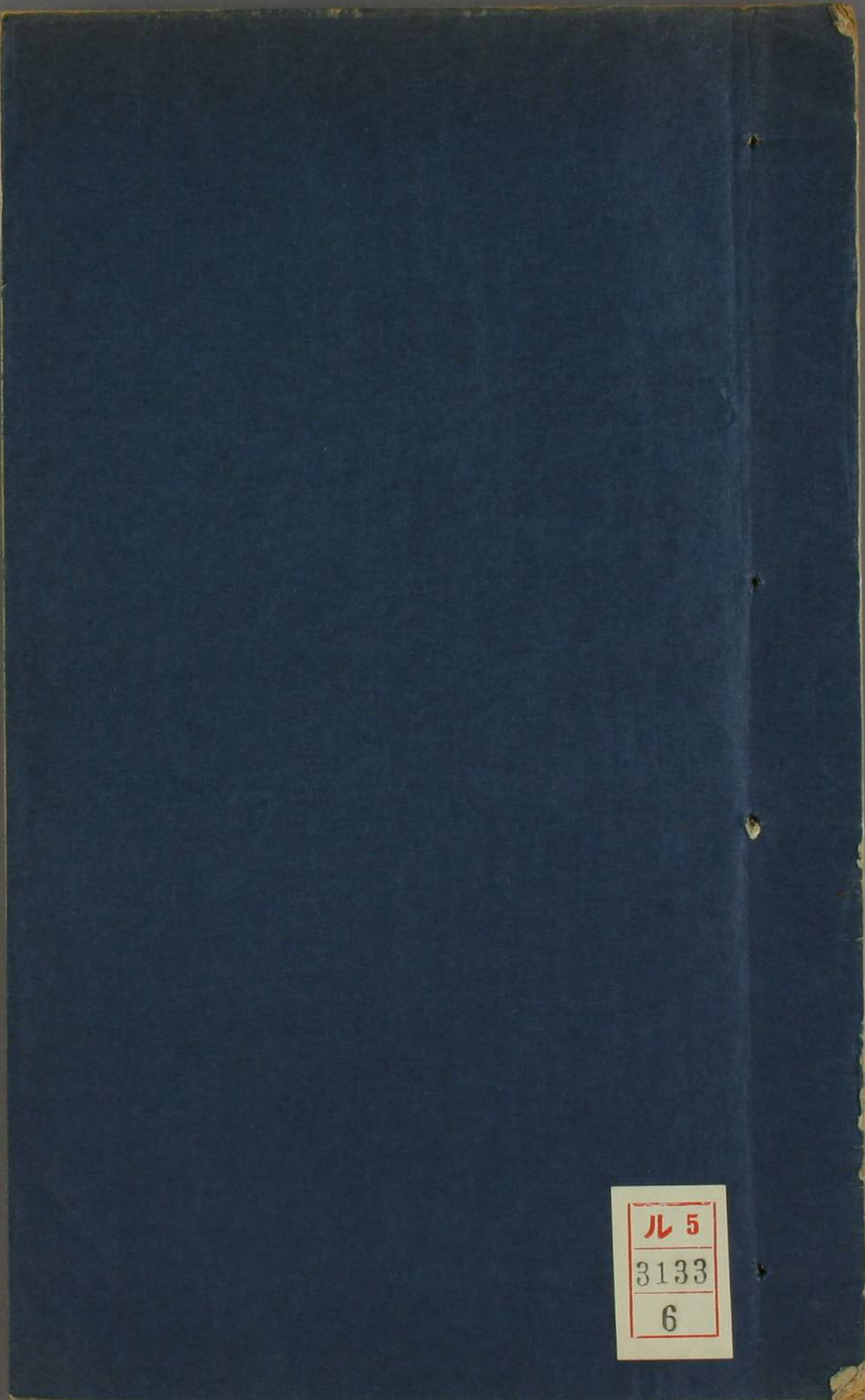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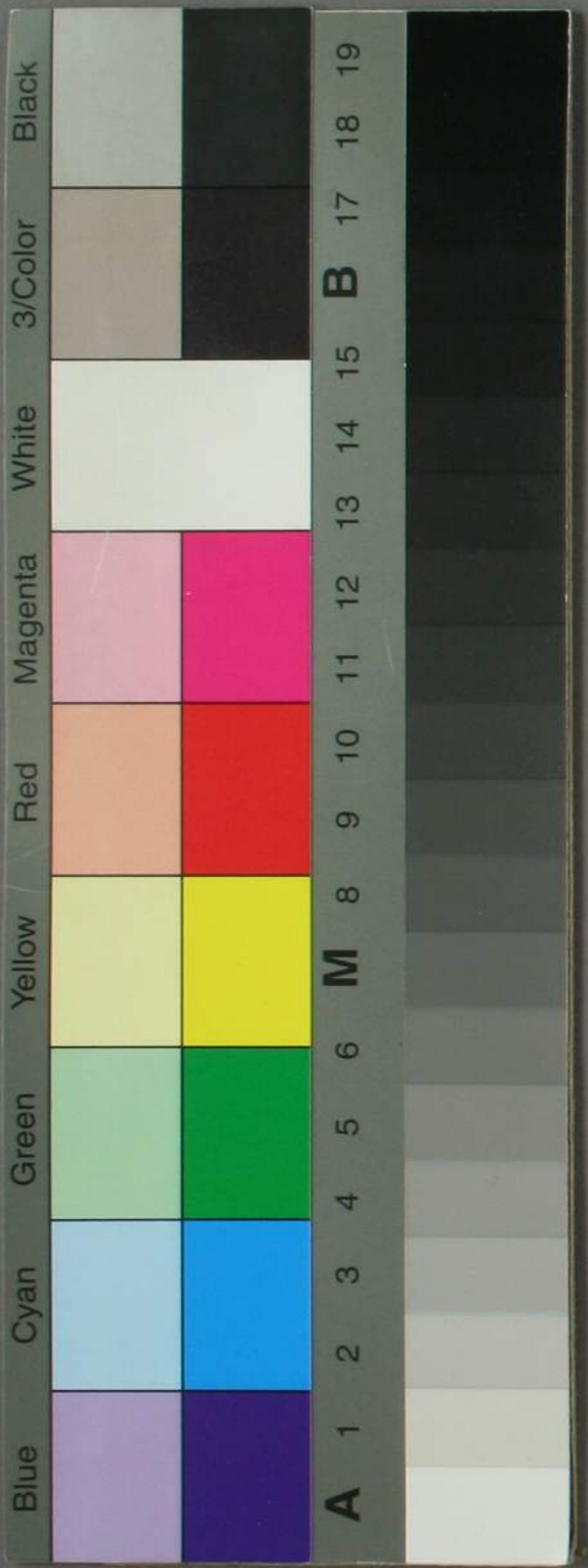


門 儿 5
3133
卷 6

分疆錄卷之十一

邑人林 鶚纂輯

男 用霖續編
同里董憲曾參校

藝文上

賦

序

記

議

碑文

志書之錄藝文必係地方建置實蹟及有關世教之言至詩賦亦必題詠古蹟辭意雅馴始得採入舊志詩賦多鄙陋之作茲錄其可存者附於山川寺宇古蹟之後此外題或俚俗語意無足取者概不復錄至于記序諸文其有關舊時建置體雖卑弱無附會自宜並存而其中如新遷養濟院記當時或有此議後仍未行捐俸施藥記滿紙謾詞尤

為足嘔在所必刪有識者或當知之故余此錄僅就平日所見與拙作之有關係者附錄於左

唐

顧況莽墟賦

大歷迷者至莽然之墟也前山極高猶洞泉澆沙倒壁掛松靈蔭接波乳竇滴瀝芝房駢豁寥上景澄霞何意萬里之荒谷兮有此數百家此家何代圖記不載為當去殷為當遷秦商山老人不為漢臣豈知人情之險鄙征稅之愁辛迷叟歸到家持辭不可陳兒征防丁女事東溷神龍吟兮鳳舞莽墟之所超逍遙以容與

國朝

附林鶚石柱賦

渾沌裂鴻濛泄天精下垂地骨上結造化小兒乃琢乃切運奇拙屢展

屹嶠連峰為城闕門置闌一柱擎天獨當其衝其為地也北戒南戒而偏襟閩帶越之中遡九斗而終之視天關則在東披山經而失載疑酈注之未負肇造今天工於是山靈感焉鬱極生喜名我天全知希何恥氣鼓神撐蹶然以起下臨千常去天一尺羅星於胸吐雲以耳鳥集其肩兔過其指撫嶽嶠為兒孫藐密客於螻蟻面甌負枯側峰橫障劍直錐員莫名其狀遠瞻百里仰吾道而彌高忽焉在前入門牆而反忘瞻石表天柱為比肩擬日觀露臺而稍讓晦暝潛形空相向也雲霧霞晴故無恙也春煦夏煥氣飭麟也秋冷冬伏舒條密也與地而來先天而有不抗故高不生何朽媧鍾難馴夸蛾莫負却灰飛而今古平怪倔強哉此變然而大非百畝鉅視已如刀梳立帆張何狹而能高兆乃上摩其肩下視其尻則見羣山效忠愛戴如鼇蛭負蟻駝巨鯨激濤拳拳然羣奉斯柱於顛故獨尊而不勞乃知崑崙戴而銅柱高洞庭讓而君山長孔得仲以彌尊惟哲人乃無黨不孤立而鳴高斯超倫而直上也其陰桃源其陽鞠泉太平之民

子畫象
卷之七
藝文上
賦
二

環而居焉或抱孔編或受堯田衣冠虞夏形容葛
天避塵囂於元圃挾雞犬以俱仙鳴嘯杜老無詩
謝公不作逕躡芒屨以游遇丈人於山之笑人悵
告余曰僕有遠祖瑰奇雄武殄羣醜於深山始作
邑而綏撫皆石柱之鍾靈因峰城而啓宇乃今無
復繼起豈地脈之必伸磅礴細縕降爲哲人既洩
山雄石奇鬱極必坤瘁其惡能頻今雖土瘠而貧
蓄如胎而德鄰苛離虎達逃凡絕塵皆百柱之鎮
猶仁宅而精醇也余且將廬乎山側偕保璞而完
氣厚而精醇也余且將廬乎山側偕保璞而完眞
丈人頷焉導吾先路拜象王於招提弔吾宗於荒
墓拽援霄而輕騰攀龍鬚以潛度歷邱壑之窳窳
窮烟霞之旨趣望村樹之炊煙賦歸來兮將暮條
雲散以峰明既
山月之徐吐

明

侯一元縣志序

視民子宣然哉蓋志也者其民也傳有之曰視官家
時之吏則天下孰非其家也官都夷其民者也夫誠仁
人也則何瘠而弗營其家也誠子也則何侗而弗穀也
故夫治家而得其田其宅其倉廩其禮節其行與事
則舉有籍焉徹則改爲之焉順而治邑也獨可仍陋
而裕蠱乎哉吾溫五邑惟泰順最小地最僻事最
簡民最醇凡吏於斯者廉如公綽無弗優也至東
瀛王侯爲之則尤優焉其若以函牛之鼎而烹雞
也於是當路廉侯才優焉其若以函牛之鼎而烹雞
於郡中時清明兩臺暨守巡諸公布德於上而
太府楊公承流於下循良之政光絕後先郡寮師
師侯得靈承益以無事於是廼按其邑之志故多
草畧則一輯而新之又屬余及弟麟執筆而潤色
之於是邑治燦然若指諸掌而侯之所以經紀其
民者亦畧可覩矣嗟嗟乎思深哉其有仁人之隱

憂乎夫始斯地也以阻壤也劇寇之所歸也本之國之
有寇也則有舊焉斯長治之民之術也而然者則曩歲
反政而由舊焉斯長治之民之術也而然者則曩歲
民恃險阻而不賓服者豈鮮哉又烏得盡畫疆而
治之乎故國轂下有聯屬之則四夷爲守而無之也則
是故志之萬物以彰往且以鏡來馬斯鄉之言可毋念哉
仁人之指之傷於心而謂泰順之賢治其可仍陋而裕
乎哉夫以汲孺之忠蕭倩之賢治其可仍陋而裕
此已數載矣然於外內崇庠之賢治其可仍陋而裕
猶汲汲焉若理其家而正其籍也斯不有隱痛者
著於其心而不可去哉是正其籍也斯不有隱痛者
實辱命焉將附驥而千里也其書也而余兄弟不敏
且幸哉是爲序萬曆元年癸酉六月朔日
尹士龍縣志序
光振僭有一乙卯余執役閩闡與王子

累與談當世務輒爽闡磊落不屑庸庸以隨世隆
慶三載載其與晴昔相許者爲不左然而水得其詳
余益嘉其遊覽仙巖徘徊話舊已廼出所修縣志稿
至邀余并乞一覽以附於志子閱之其事核其文炳
其義精矣夫復何言余惟方今閱之其內郡邑或無志
而創與之者必久而重輯者何限顧志特記事之跡云
耳修之者必久而重輯者何限顧志特記事之跡云
炫華藻以美觀聽而卒無當於實用者有治無善
狀而徒托文以觀聽而卒無當於實用者有治無善
者始若煌煌簡冊而爲重者無幾即東之修志以文其奸
識者之誦所謂輪輻而振來人弗庸者非耶廼今泰
順志其庶矣乎自崇學校行鄉約以移風復巡司封
省費以明刑崇學校行鄉約以移風復巡司封
礦洞以防寇諸凡利民者罔不殫力圖維至如民
舍偶起妖氛必爲之躬虔祭告務令實居廼已其
一念勤懇爲民之心歷三載猶一父兄之於
子弟何加焉而民亦依然直貫者也無論本邑
血氣周流一身無息不相通貫者也無論本邑

凡各邑紛劇諸當道咸借理之而尤振曾無二心
一日余寓僧舍光振訪余出旁有鄉民噴噴私語
曰好父母好父母余詰之渠曰吾為永嘉邊海農
向苦船稅重尤苦無船之稅賴王侯理艘事廉知
其弊亟為力陳當道無船之稅始豁而每船亦減
稅若干民用力生去將紀之以稅始一石諺有云路人口
是碑詎不信然詎不信然此固一野史也志所不
及載而實志之本也精神心術發於事而寓於志
後之令覽斯志而想見其風采能不惕然省油然
興起乎志而信信而傳傳而大甯諸當道之綱紀
乎哉允振拜手稽首曰泰民之甯諸當道之綱紀
輯綏也克家何力之有泰志之成候大夫昆季及
諸賢之釐正討論也克家何知之事以綴諸末簡
而不倦推之天下可也遂直述其事以綴諸末簡
云萬曆癸酉
季夏月吉

王克家縣志序

泰順嚴邑也景泰初始創之舊有志
嘉靖以來迄今越四十餘載政事之
興革財賦之損益戶籍之息耗風俗之淳漓吏治
之良否人才之消長精殺之靜濫勢移事易而歲

不同矣志其可以已乎余令茲土亦且三載上則
恪守聖明之法中則遵踐循良之故下則講求斯
民之瘼雖以余之拙而爾氓亦且安余廼者海波
晏如桴鼓弗作則由我大中丞方公之保釐詰兵
蕭公之激揚暨守則徐公之敷治甫數月也五邑
維憲而執事莫敢不共遐邇底定余亦獲以稟法
於下政暇則舉邑之故屬鄉大夫士張君慶陽毛
子一蘭胡子良工輦輟成帙曰輿地曰藝文凡八
役曰祀典曰官師曰輿地曰藝文凡八卷
若千言既成以請於方伯二谷侯先生暨其季
昭氏訂正刪潤甫踰月而吾泰之志亦遂就緒
其告成矣不佞敢無一言以諗同志哉竊以為志
者匪徒辭焉而已也蓋觀於輿地而思今昔險夷
異故危之機不可不察於輿地而思今昔險夷
是故居其居則思理其人宅理其人宅理其人宅
輕徭者矣如何而厚下安宅如何而浚泄崇垣也
而可弗圖乎明則人幽則神事如何而浚泄崇垣
是乎有祀典而明則人幽則神事如何而浚泄崇垣
也而民之腴瘠係焉其能者也而民之理亂係焉

而後來之法戒威於是矣出則仕處則士斯受
之以人物焉而昔之賢傑則今之茂才之所導而
先路也人物焉而昔之賢傑則今之茂才之所導而
志之聞也弗最乎雜志者諸志之遺也藝文者諸
卷指掌也德教則有時乎先於法保障則有馬而
乎豫於兵何也亦猶犯險阻之託於法保障則有馬而
絕之故牒訊之資乎輕舟便械也取其急務而已夫余
披也余其奈何墮舊令之績而弗續之以告鼎來
之令於斯者乎覽斯志者庶知余之非敢僭也萬
曆癸酉七月朔日

包大方縣志序

不肖方投閒之三年諸父老庠子裕
肖與周孝廉偕弟宗承乏釐輯之愚思往者治定
功成而後違及於稽古右文之舉今余父母口碑
載道薦剡交騰不日喬轉民安矣功成矣修志政
其時也自歎博雅惜非其人也恐見聞不周而搜
訪或漏依樣之畫又為史冊羞然余父母之篋幣
義不容以血指辭竊惟邑初風氣未開人文未盛

則志之簡陋可知也邑侯王克家重修于萬曆之
元歲邑先達張慶揚毛一蘭胡良工等共供事焉
裔是仁牧接踵生養教誨人文漸開今天荒已破
而庠之譽髦咸知惜陰勵志其雄飛昌熾正未可
艾即井邑之韻致亦與曩者星淵較之各邑未多
讓則向來之仁牧與今涂父母之望鄭生一宰林
時轉事易因與王君家才潘生士之望鄭生一宰林
生一鵬詳加諏酌燕者芟之逸者登之陋者一宰林
訛者正之而綴其歲月之所曠闕者悉按舊志
彙削成帙首曰輿地則樂土之苦海惟人所造有輿
地則有解字安其居則思樂土之苦海惟人所造有輿
養一賦未可愧屋漏而負崇高中之撫字不可急者錢
穀也供賦稅者人也此催科中之撫字不可急者錢
明有入而安民事神者誰則官師是賴此幽明之主
也故以安民事神者誰則官師是賴此幽明之主
濟濟可勿問矣故以安民事神者誰則官師是賴此幽明之主
博物之所當及而文獻之不可遺者也故以安民事神者誰則官師是賴此幽明之主
終焉試一覽之則山川險易戶口登耗俗情向背
制度因革與夫祀秩之邪正賦役之煩簡人才之

盛衰或可坐而照也嗚吠之謂所不敢辭而要不敢參以私意也其知其罪聽之公道崇禎六年癸酉孟冬之吉

王鑾封銀坑序

聖天子臨御之五年詔天下郡縣凡有銀場而礦脈盡絕者覈實封閉之意其憫念元元惟恐政繁賦重一夫不得其所之意歟泰順銀坑發於成化五年上命大臣開辦每歲白銀三千八百二十兩厥後礦脈日微漸次減免弘治改元減至六百四兩三年以來礦脈已竭有司設法或派里甲或派坑夫罄帑補輸瘡痍日甚會詔書下臨黎元莫不稽首曰何幸復見堯舜之君東莞范侯揄揚上意遂進管坑官張文潭陶器張禮爰集耆耆老三覆勘視坑果已竭即申檄重任大臣會議事聞遂封閉之一邑黎元又皆懽忻無已張文潭等詣請文以紀其盛予自古聖帝明王以仁治天下藏金於山抵璧於谷賦稅之貢歲有常數禹之所謂貢即後世之熊皮皆償田賦之輕金雍之琳瑯荆之所謂貢即後世之熊皮皆償田賦之輕未嘗於賦之外有過求也天地生物亦有限數豈

應無已之求哉傳曰欽時五福敷厥庶民誠哉是言也

何光遠減鐵課序

禹貢梁錫其義也然金與琳瑯大龜較之海錯橋柚蠶絲絺紵之類皆有貢至于鐵較之貢尤不可闕故古有鹽鐵之官以專主之今之其古之貢歟泰順邑萬山間里少地闊銀場鐵場他邑莫之並逾年既遠所有者不可得如前時者不能減乎後以利聖人利民之具而卒為病民端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逮可嘆已嗚呼君上之立法臣下之議法求復逮屬郡推官周公珙隣邑知縣王公約同范侯勉白之得減其課三之一百姓雀躍以爲吾侯不卑卽以是而爲民無往而不爲民也昔王堯臣不卑卽井之益何易于焚權茶之詔而天子不之咎察使不之劾焉堯臣易于焚權茶之詔而天子不之咎察使乎易曰損上益下其益無疆范侯所損者小所益者大矣民慕其德徵予言因序其事而復繫之詩

日羣物出惟鐵惟艱淘沙於水伐木於山
是登歆傾是處痾僕攸攘身垢若脯瘠熾其火
夜不眠產鐵一孝能值幾錢肩不傳擔足不停
千態萬狀莫喻斯苦矧茲賦課累歲如之豈
遠炭盡砂稀赤子嗷嗷顏色憔悴號天不聞
莫語賢哉范尹上奏大廷天子惟命官埋絲
候獨賢求我作詩垂千萬年

魯府鉅野王送劉教授歸養序

王號桂菴高皇帝六

越南養深而積厚思以道濟天下而其蓄也弗
為貧擇官教授吳楚聲藉甚轉今官寅畏恭謹
夜匪懈藩下受益良稔矣至是忽焉告歸慰留
勤高尙滿篤沽乎莫可已也行有日為酌而祝
重惟不穀之不類以溷先生然位處師儒秩散
尊有酒醴之樂無俗器之擾固賢者所樂居先
其無意乎自鉅野之有國肄我先生所以至不
四葉矣敬禮賓師夫有所受亦先生所習聞者
先豈無意乎八峰慨然頷首曰士之所自珍者
與處耳人之所自立者忠與孝耳嚮所以出焉

國朝

林鶚下陽村社倉序

社倉宋賢良法所以備歉歲恤

親也親日以老養日以曠初志荒矣今惟不欲
故不仕義也職斯存焉惟王之合德與王之禮遇
曷忍忘惟王恕人子之情感恩知已尤不忍忘也
王其心焉可以見乃再酌而祝曰斯行也可以見臣
子之舉而三善集矣不穀敢不仰成高尚之分
焉一舉而三善集矣不穀敢不仰成高尚之分
志而久溷先生耶先生其圖之爰書以壯其行
淑身者淑我乎先生其圖之爰書以壯其行

以民倉為官物與常平預備并入交代故久而遂
廢今惟慶元景甯數邑猶有存者然積而不廢任
其陳腐非復先賢舊規矣吾泰僻處深山腴壤甚
寡承平日久人滿物勞舟車難通常苦乏食咸豐
癸丑歲鶚奉撫軍檄舉行本籍團練因念足食為
先始創法刊刻條規出票倡捐從本都南院始陸
續勸行近惟周君寬甫仿行於嶺北它處殷戶雖
多未諳其利猶憚於倡首也而吳君師琴茂才獨

踵行之下陽豈非仁且智者歟先是下陽村地小而較僻民情而較貧含農別無生計若無儲粟遇歉歲民將流散廢業廢業則田租無出之商諸田主弗從也獨捐粟千斤分借諸佃而薄歸其息推陳入新積之有年粟且倍矣又深思遠慮他日難味者以一家獨捐之故或仍視爲舊籍將立碑以垂久遠永存也乃重定章程刊爲簿籍行之初嘗商諸吳君而巧序於余余因同憶勸行之焉而君又推之下陽可知人之好善誰不知我惜我往歲多推之下陽可廣勸八鄉耳使他日八鄉賢者睹吾三村之成效胥踵行焉將見吾泰積儲日充兵荒有備貧富樂業民氣益和內患不生外侮何懼則食足信孚兵且可去是無須團練深山一縣雖千百年爲熙朝永保此王士可也故樂爲之序

明

熊相建置記

泰順瑞平二邑舊隸境也西南距閩福谷險阻撫馭不易有司羈縻之而已洪武辛酉田葉丁香叛掠至境衆附之安遠侯帥師至羅陽戮亡者十九厥後生有漸盛仍遭陳得祚等劫掠王師敗績於福甯焦千戶等死之兩浙藩閩率兵駐羅陽殲滅陳得祚時宣德辛亥歲也福州劉洋抗逆弑閩藩陳參議竺淵却以劉洋作羅陽文武大統甲子也至境覈實得謀者十一人餘無所究時正不軌參政葉公僉事陶公招撫逃民停三峰寺召諭鄉民曰數百里山多峻峭惟羅陽平曠風氣攸萃可設縣治舉義行而事未就客葉友名春括冠葉無敵等四等來迺設縣治舉義行而事未就客葉友名春括冠葉無敵等死之景泰庚午總戎李信侍御陳瑒都指揮王英等貞按察使軒輓都指揮張永等總兵討之分兵駐三港臺湖中軍堅壁莒岡知府黃玘總民兵進屯

仙居瑞安縣丞陳醇同潘尹序入羅陽諭羣盜因
一鼓而并擒之徐孽奔官臺山八月間却掠羅陽
時官軍尚未撤營其屯戢州者受總戎命拒敵於
交洋失利指揮顧銘千戶洪珍等死之至辛未四
月同知李鉞受檄招撫單騎至敵壘誘祝必真孫
三人至羅陽戮之僉議官臺山未易破姑置之孫
公原貞以羅陽同中國非荒服此特以所習有異
耳當如陶葉二公策疏瑞安十二里平陽六里土
地人民建縣治邑曰泰順王申八月主簿徐福昌
之矣事聞賜邑曰泰順王申八月主簿徐福昌始
佩銅篆來闔治署縣丞邵忠典史鄧顯繼分田立
於西蜀治郭顯宗來宰邑政興史鄧顯繼分田立
僉事沈納等曰此腹心之疾也官臺山寇叛尤甚
省軍民且戮史且擒渠魁援首而餘孽咸思奮別滅
年乙亥都御史劉廣衡以督戰至衆咸思奮別滅
無遺燬其巢穴封閉坑治百年通寇而淨條於一
旦矣羣公當決策運籌之際而留心教化幸來胥
學於邑治之西隅都憲公當振旅之際而憂深慮
遠命指揮洪瑄推官溫儀統軍民兵各四百人駐

營分番以戍守之時乃丙子歲全下迨城隍祠宇
橋梁鋪舍百度俱舉嗚呼司馬公忠君愛民而議
奏分建爲縣始於今日易使知方而威與維新之
化者豈偶然哉昔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
之威虐風俗獷戾裴度視事惟禁盜殺蔡人始知
有生民之樂治之教之稱宰示之以政而申之以
劫於閩括之逆寇之教之稱宰示之以政而申之以
東甌素稱小鄒魯之邦安知其不同一歸乎是爲
記之

葉式新建城垣記

泰順爲國之西鄙接壤閩柘重山
劇寇平因創縣治制官署邑里而已越八十年
徒丁公瓚來守溫既宣德綏開上孚下豫興學築
館役民以逸顧瞻茲邑詢所疾苦父老張璉輩進
曰山邑苦無捍蔽虎狼時入攫人昏曉無敢啓局
夜不得火作竊金亡命之徒嬰巢走曠剽出沒
會無一塹之限用是戶口滋耗公歎曰鳥獸壘土
細民用藩建邦設險而可無城乎以謀諸僚儲別
駕曰宗嘗白此於上官矣以邑小費鉅難之公嘆

曰必若斯言則粵不變俗而歐無闕麗也乃建議
曰泰順介於三疆平居易於伏隱多事最先被寇
曩閩寇入境歛手受掠公私之費奚啻鉅萬使捐
萬金城之域民豐財扼險威遠所獲已多矧費又
不及是乎傳有之曰財散民聚又曰均無貧茲將
按籍料民分作受方食力於官薄厚稱事俾工無
弗鳩役無弗平城何難之乃列上監察端公報可乃
列上大中丞胡公報可以乃列上省部皆亟可之遂
如議行焉度城凡九百丈凡十有八里凡十
長俾長各率其十夫歲建五丈官日稟之倍資募
工取石於陞因山為壙其高若厚咸為二丈隅架
八樓方闊四門東曰通瑞南曰通福西曰永安北
曰拱恩水關三粉堞八通瑞南曰通福西曰永安北
焉費白金僅五千餘兩城之妨民慮者償之又三
不愆素規是役也高二守美受成統帥而平陽丞
熊炳是邑尉鄧鏐先後相勞於是士民踴躍觀映
謂微丁公茲終荆棘乎吾儕優游朝夕永保有家
可忘所自哉邑令汪瀚承公之功申公之志而樂

在職司也伐石請記按春秋諸侯城緣陵城楚丘
凡以辟寇難也豈不重民力哉以爲築鑿之勞愈
於寇攘之毒也今城泰順制阻於衝虞患於暇所
謂一勞久逸暫費永甯者歟雖然當城久矣而必
待丁公抑豈無由區財者須夫才立功者須夫公
博謀均力協於上下茲非其公乎發帑以集之綱
紀以齊之茲非其才乎奮才秉公樹此嘉績守者
弗替居者弗譖記之不亦宜乎城歲之歲公進秩
按察副使仍兵備溫處
處代守者良鄉趙公云

刑寬新建儒學記

泰順訓導華楨遣書詣南京官次

山寇殄絕巡撫大臣與諸藩臬重臣慮民僻處政
教有所不及奏割瑞平二地以建縣地瘠民儉然
多尚氣直而寡文郡守王公允推官溫公儀慨然
興嘆詢諸知縣郭公顯宗王公允推官溫公儀慨然
三間殷有像高三十丈廣四十尺有奇深如高之
數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儒星門各三間明
倫堂五間廣加於高深殺於廣東西齋亦各七間

潘琴重建儒學記

議泰順境與閩接去溫最遠昔之建

丙子夏五月日景泰
老亦與有光焉
立學校有其實諸大臣遠慮深謀之效也余雖衰
善禮義與孝弟之化洽於鄉庶有以見我聖朝建
章事業有所稱述其父兄耆老率其子弟相勸成
改惡以進於德出而為公卿親友專務乎學遷善
至意與溫州稱臣為文物之盛心隆師親為生徒
泰順溫州也贊襄大臣藩臬重臣郡守佐縣台本者
校之本也巡撫大臣亦欲化民善俗而邑皆學政
垂範養教條之施與夫厚師以因是而可以考見
必有政聖明稽古崇文自京師以至於郡邑皆有
竊惟聖教而治道之隆替亦因是而可以考見矣
漢唐以來而三代盛時皆為記之嗚呼學成於其
來尚矣斯文之幸也願求記於景泰六年春成於
年夏誠照耀山溪之間始於景泰六年春成於
碧輝煌斯文之幸也願求記於景泰六年春成於
以及庖廩庫皆繕完之巍然翼然規模壯觀丹

分區錄

卷之十一 藝文上 記

三

政學舊在縣之右末久而圯弘治已酉教諭王君
鑾訓導張君瑞疏於督學憲副吳公伯通暨藩臬
當道咸允遷之於時溫之推官周侯珙承檄督理
偕署縣事典史劉君海下鍾龜鳳凰山之陽位勢
豁前峰秀立如畫風氣所鍾龜鳳凰山之陽位勢
戊經始又明年辛亥仲春知縣龜鳳凰山之陽位勢
廟庭兩廡告成於是勸富民量助眾心樂應乃鑿
山以拓其基構講堂於文廟之前而以儒星門二
土畜水為泮池於戟門之前而以儒星門二齋
杏壇又為泮池於戟門之前而以儒星門二齋
畝以廣之餘其屋為養賢堂以正以會饌之小舉
庾庫師生藏修止息之舍以正以會饌之小舉
周垣之內其為深者四十一丈廣者二十四丈而
其黝聖輪奐皆倍其舊復塑聖賢像於中民聚觀
顧動色以輪奐皆倍其舊復塑聖賢像於中民聚觀
審其舊學創始非不善室宇之非不廣且備也顧未
久而廢何也蓋常人之情始則銳終則怠急則公
久則私怠且私則苟且繼之矣人以其不廢也侯
受鄉薦歷師職為政知且繼之矣人以其不廢也侯
區畫井井董作教護無間終始故其纖悉必至務

在堅密久遠直欲使建學興教之功與吾夫子道
德相與無窮而士之學於斯者顧瞻興懷篤學砥
行亦相為無窮則侯之學所以斯者顧瞻興懷篤
所以德侯者深矣越明年壬子夏國家者大而士之
生劉錫輩咸願紀成績以永邦人之思王氏陞
字造宇二生請言以勒諸石嘉其善而樂道之
劉光復三遷儒學記萬恩已歲仲夏之上旬東
等因予兄尉泰走告不佞曰我敝邑在景泰初為
枯寇竄遁盤據之所恃其險遠阻兵為害官軍莫
能誰何諸司咸欲棄置維時洪都德興孫原貞公
撫浙獨奮然曰侯服要地奈何言棄赤子無知要
在平定安輯之耳乃躬率兵而采其阻耀德明威
於是協從者拜降恐後點賊失其穴而逃死亦駢
首請伏厥辜諸跳號望菁綠林間者悉覓牛犢而
之南畝遂奏割瑞平二邑之里設耕鑿嬉遊以
化泰地頓成樂土二百年來民得耕鑿嬉遊以
於禮教皆原貞公遺之也縣在山僻學址二遷俱
未妥歲庚子堪輿家視勝縣治之南水遶山迴卜
曰其吉洵徙所也前任吳門張公申請當道俱報

可功始興而輒去今孫治宗公繼之即原貞公六
世孫也得是邑而喜曰泰邑先公所創立泰民
靈所培植報國率祖其在茲行乎下車潔已愛民
推赤禮上見賢宮百未就緒帑帑中一無贏錢多自
捐資以佐緩急學師張君奮庸邑幕貴州劉君光
達共圖厥成士民德公無不子來趨事踰載而殷
廡堂舍暨櫺星坊表泮沼墻垣靡不煥然改觀倘
泰士不終鄙夷少能建豎以興起於世則我父母
之仁也邑世受父老母家生全教訓始於終二百年世
澤綿永殆史冊不多見者敢丐一言以識不朽余
耳之而獲我心不禁其向慕焉竊惟提兵蕩寇者
不言芟薙類屑事驅除乃原貞公獨運止戈之意初
服官者類屑事驅除乃原貞公獨運止戈之意初
之為急泊宗公又獨崇文之是先吾知原貞公之
甯亂龔勸渤海公不能過也洎宗公之重學蜀文翁未
多讓也原貞公厥後總章樞府洪勲廣被於天下
泊宗公始出不凡若爾將來事業甯有涯際乎祖
孫踵武澤以世長固宜其不能忘也多士知感二
公亦自圖所以報二公者乎孟子曰三代之學皆
以明人倫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昔也民

不學則倫不明倫不明則孝弟不興孝弟不興則
從叛而不恤今翕然知學矣多士果有志於學須
從孝弟始反身密察擴充良心優而游之厭而
之令孩始之念惻然殷然隨處周流且推廣之以
成俗俾無忝於三代建學明倫之義用稱我聖祖
命名育士之意則處有真修出有實用原貞公之
易亂成治洎宗公之振耀而不敏願與多士共識之
報二公庶幾為不孤哉予不敏願與多士共識之
蕭奇勲增城記
而於安害尤甚焉泰順在歐西鄙北閩壤而藩於
邑轉留漕取展省則見夫山勢百折邑據上游當
東南海之衝盜出入必由之又巒嶂層疊易於藏
自山海寇發而此地被害尤劇非無城也城卑且
堙不可以緩急恃也歲已未嶺南區君來為邑大
夫甫一月倭寇自桐山流突邑中惶懼君諭以信
義戒以勿虞民翕然思奮遂搆山伐樹增木城設
敵樓號召鄉之民人調度守務乃選精兵遣義
督率分地設伏邀截衝擊之寇既退君曰今日

事天幸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汝泰之城若
此可保無虞耶僉謀所以加增之於是鄉之士夫
張璠曾申董培弟子生員林一道江克明鮑橋陶
治臣鮑梧耆老胡浩鮑絃義士胡琬潘銓彭琮集
通邑糧里老江山王良銘曾一貫等周遭勸視君
條列其事上之撫按藩郡咸報曰可乃計徙庸瑞
高列度廣發之撫按藩郡咸報曰可乃計徙庸瑞
戒綠舊增新地軸山舊盤踞於外謂其形勢所關
拓而圍之水關故流反注於堪輿家為永利因導
注迴繞缺者補之墜者葺之於亭樓雉堞城屋竿櫓內外馬
道咸將舊址為丈九十門樓雉堞城屋竿櫓內外馬
於壬戌之春翼而告成於秋亭非復昔日之雉矣經始
欣歎然慶藩籬既固而成於秋亭非復昔日之雉矣經始
生胡績子佩等樂觀厥成而走書幣于餘里徵予言以
記君績之去也增城禦之其德與功固泰之人身濡
而口誦者又何待予言雖然予侍家君時時獲見
君商確之舉予固知君為最深而又審是舉之不
有築城之舉予固知君為最深而又審是舉之不

易也顧甯無一言以彰盛美為胡子答耶子閱郡
乘詳泰之邑建於景泰王申然邑而未崇也非城
城築於嘉靖庚寅然城而未崇也非城也非城
非邑凡吏與其士夫宜不慮此顧因循無敢倡議
者誠憚於規營而慮始之為難也今君獨為所難
民不擾而事以集且興役於累寇之後又難之難
者君視以為易才之練而慮之遠者非歟君以倉卒
拔之君功謂其才之練而慮之遠者非歟君以倉卒
應變綽有成就凡後之無賴於城者孰非有賴於君
由君而增則璋明堂鍾呂在也廟非泰所不能久淹然
也君行將瑋璋明堂鍾呂在也廟非泰所不能久淹然
泰長有城在則泰長有君在也廟非泰所不能久淹然
有守寇自東來則泰長有君在也廟非泰所不能久淹然
閩浙之區亦賴而得以其鋒冠自南旋恐其後而
見於一方而止於泰之人濡且誦哉君諱益字叔
謙莊邑三載百廢舉興文學吏治聲稱籍籍增城
事云

王諍新修儒學碑記

國家崇尚文教建學造士匪直
通都大郡則然雖偏方遐邑所

不廢也泰順為縣僅百載而邑庠屢葺屢撤亦惟
因陋就簡不能為經久計是以備規制而底完美
者益罕覩焉隆慶己巳冬王侯尹茲邑展謁先聖
環視廟制未周堂構就圯大駭曰首善之地庫陋
若此令事庸有急焉者乎乃詢同卜吉計費命工
先繕廟祠木腐且撓者代以貞材壞於上者撤而
覆之剝於下者除而甃之漫漶於中者塗墍而丹
聖之新位帳餘豆邊其所以妥靈者罔不備於是
更正學門肇立坊表駕泮橋闢周行新敬一之亭
叔尊經之閣建士地之祠庀具向方備且有序經
始於庚午孟夏至辛未孟春告成炳然煥然不棘
不勞於庾午孟夏至辛未孟春告成炳然煥然不棘
汝學遺諸生江克明輩快以爲斯文大幸司訓陳君
直贊成其美予覽而作曰王侯誠賢牧哉世之宦
者類惟簿書期會是急謂曰王侯誠賢牧哉世之宦
其視學校廢興漠然不加之意求其振疊起倣為
永久圖如王侯者誠不多屈指也且余風聞王侯
賢非時吏比廼今不鄙其民而以禮讓為國如此
則其所補豈特一時已哉益堯舜周孔之道雖夫
人秉彝然所以端向往之路屬造詣之功而要其

成則未始不由於長吏者之倡之也昔者蜀固夷
裔難化也文翁一倡其教而蜀多循雅之風教之
力也夫秦之人士樸而不華殺而多循雅之風教之
於道者非若蜀之人士樸而不華殺而多循雅之風
其間堯舜周孔之道必有槩於中矣今長人者又
示之向方舜周旋祖豆以抒其容優游絃歌以和其
氣範圍沾濡於菁莪樂育之澤以潤其絪黻之章
視文翁之教蜀不少讓則秦之興成以其修於家
人己也將見抱藝而出甯能隱侯之賜哉王侯新學
者揚於廷追其所自甯能隱侯之賜哉王侯新學
以有多士多士自新以報王侯名克家字光振闡進士
也盡而還相賜之道也王侯名克家字光振闡進士
也

侯一元重建名宦鄉賢二祠碑記
國家置郡縣興學
既治之教之矣又必祠名宦鄉賢何哉夫厲世磨
俗莫善於風而道政齊刑之不如以禮也故若褒
賢崇德義存祀典禮之為生也微而風之所被者
遠矣此豈非良牧之宜務乎惟夫繁祭濫祀費神

棄禮是故登祖豆者每叢議議湮里閭者反見嗟
異故時之為祠者予弗能知之迺今泰順吳侯貽
子書曰夫鄉賢名宦祠所以彰往而風來也敝邑
故嘗建之其後也學址屢遷而祠迄弗復無乃以
巖邑僻壤故即更民狃習故常莫或自振廼殊不
察東魯固以絃歌十室必有忠信余獨奈何墮先
正所建俾賢大夫君子之烈鬱而弗彰乎按邑志
名宦孫原貞等鄉賢吳駟等則祀有其人矣按均
平冊羨金則祭有其禮矣於是上之郡伯李公可
之於學眉公今林公先後代巡龐公分守勞公今邵公
督學眉公今林公先後代巡龐公分守勞公今邵公
谷公咸可之即以前羨金為建祠公費役不敢擾於
民也鄉賢準諸唐宋名宦取諸邑乘以論定也蓋
不敢以不慎也工事既訖願一言垂之石經侯子
曰賢者之度誠遠哉夫今之稱吏治者孰不以催
科為急務刑獄為大政簿書而赴期會繩下而共
上令此其必得稱能矣至於述舊禮明好惡審崇
尚思本務鮮不以迂遠而濶畧之也嗟嗟乎感化
之道不其渺歟故曰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
績是以必子賤鳴琴而單父治范武子修禮而志

士宗夫思其政愛其樹用其道存其人古之制也
吳侯亦猶行古之制而以禮風民者歟二祠立而
數善臻焉興廢廩役見其才講功核實見其仁好
禮悅樂見其德俾民而興焉則處足以及善俗而
亦足以善治矣吏而興焉則內而不失其身外亦
愈益不失其民矣其俾治教之所不及者亦如是
乎夫下邑而已若是使其得宰天下不當亦如是
邑乎其視屑屑夫今吏治之能者未矣未矣侯名
敦本字守之浮梁人今吏治之能者未矣未矣侯
肫肫而斷割當理其政主惠愛而威訖豪侈其行
惻惻而不華而名實蹶起砥節操廉不惟一介無
於道術者非耶固宜行事與其類不在刀筆筐篋之
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者類不在刀筆筐篋之
也問

周光庭崇報祠記

國家以祀典為大而及於先哲令
順人心也然祀必有廟廟以依神可以簡陋塞責
為哉易言王假詩稱闕宮示重也今郡縣之祀

用以為明賢者莫不恢弘其宇而飾觀焉意固
如此泰順之建尚書孫公祠也其義何居蓋自景
泰改元初閩寇鄧茂七於茲倡亂時公為浙江左
布政使親率師眾潘尹序陶文隆等討平之復疏
請置縣因剖地為界縣實自公經始凡城池廨宇
庠校倉庾戶口田賦一切規制悉公所裁定經今
之二百餘年民享昇平而安於田里皆公之賜也考
之祭法有推陌墾清之功有啓疆開宇之績所謂
以勞定國非乎夫既感頌而尸祝之矣顧名宦有
祠以崇位而列之庶寮則褻焉弗尊專祠有室以
旁舍而隱之仰無從以達焉弗顯歲時享事舉莫敢
廢而民之瞻仰無從以達焉弗顯歲時享事舉莫敢
思以更正宇三櫺而祝焉廟貌視之舍二櫺門樓一櫺事
造為正宇三櫺而祝焉廟貌視之舍二櫺門樓一櫺事
竣奉公之主而祝焉廟貌視之舍二櫺門樓一櫺事
才屏翰全浙勲然以為容且便矣夫公以文武兼
泰順之德公更深欲以闡揚而崇報之更切今祠
之創也為民立典既有以副報本反始之心順時

公之英靈如有以隆高山景行之意故曰義有取爾焉
相為無極矣古語有之祀所以昭孝息民定國家
撫百姓不可以已愚雖不敏竊遵效之亦曰有司
之責云爾
是為記

項維聰郡侯何公恩復優免碑記

我太祖建學造士

免糧二石丁二丁著為令甲普天無有異同士子
無不沾惠者泰邑諸生優免糧數視各學稍多蓋
以本邑差重而糧輕總亦準於二石二丁之制未
嘗有加也頃者藩省節推孫公奉查雜職濫免以
致諸生而有儘銀之議非不念諸生也彼時槩執
二石二丁之數而未按泰邑科則之輕重與諸邑
不同耳邇來泰邑百度俱廢一應錢糧皆為猾書
所乾沒無所抵塞口實諸生遂有減免之說所減
幾何於諸生有損而於百姓未有利益也青衿輩
生邦九潘生士望鄭生一宰等備情上懇邑令董
公為請於郡伯何公愀然曰我國家養士二百
餘年二石二丁之免其來舊矣奈之何獨泰順廢

之一旦而為八實漏卮厭俗壑也乃移文司道詞
斷而詳意懇而到若身處其地而為是不平之鳴
者當道為之感動竟從其議諸生咸喜色而相告
曰甚矣何太公祖之大有造於士也其能沒世忘
乎於是諸生輩走幣乞言於予勒之貞珉以垂不
朽予不佞安得以不文辭泰邑負山而阻溪商旅
罕至民自耕桑之外別無利源嵒嶺而生而忘積
聚而士之貧尤甚業在一卷耳非上之人曲體而
厚植之其何以自存區區優免是其所藉以為燈
窓之費政所以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者寒儒望
恩無已增之猶可乃減之乎公慨然為之請復宜
士之翕然歸心也公慈祥之性出於天植甫下車
卽詢士民疾苦以復秀不去則嘉禾不植其有倚
俾逞寬以交侮我青衿者疾之如仇一置諸
其獨得秘旨共相印證指摘瑕疵詞疊疊不厭如
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賢愚愈受益已益不獨兩庠
為然卽外邑諸生亦不出其陶鑄泰雖越在五百
里聲教無阻每生竊窺其意肯以爲趨向凜凜乎
以公祖而為嚴師已詎一踐更之復而使寒酸之

有養已哉言畢諸生或唯唯以予言為知公之深
者鑄之石以記公名廷相號旭巖成萬歷丁未進
士廣右富川人也

熊相新建城隍廟記

溫之隸邑曰瑞安平陽西南各
有年矣民負險阻習於悍戾寇攘恣肆兵部尚書
孫公原貞率師討之於是即羅陽土中東畫瑞安
百十里南界平陽百八十里北抵景甯西逼閩之
壽甯封邑以親之長治久安之策也治封甯備民
獲小康逾年而閩之餘黨復萌將熾於境孫公復
進大兵悉平之於時推官溫侯儀以才猷受知於
公命統民兵以殿獲捷遂有巡督屯營守備之任
鈴閣優游肇建學宮之既備廟祀其可後乎主簿徐
初頌有誥典矣邑封既備廟祀其可後乎主簿徐
君福昌承創建之任卜地縣治之南知縣郭侯顯
宗締典其規典史鄧君顯亦預贊襄未幾而落成
門廡祠宇題主肖像如式粵自首事迄今境上甯
謐眾謂宜勒石記之而屬於予切惟諸公能知所
務肇祀其所當祀者屬邑之民望在是神其棲之

於是焉協相治政之所資昭報淑慝之所係水旱
疾疫禱祀之所寄有官有家者之托望其垂乎
噫遐陋僻壤之鄉易而為更鼓樓臺之地子戈弓
矢之習化而為衣冠禮樂之俗山之英以時而秀
麗神之靈以時而顯著
中興之治何其盛歟

華楨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應祀之神泰順之初設縣治

時主簿徐福昌佩篆先至即縣之東南隅推官溫侯
儀承命備禦境內遂遷於縣之東南隅開闢山闢址
作新廟貌先生記之詳矣天順庚辰郭侯朝同睹
其廟貌淺陋慨然謀於二尹耿君輝幕賓鄭君清
曰斯廟作於擾攘之際及今歲豐盜息而不當更
為之乎乃簡民之誥誤者悉從寬貸俾就贖數月
工費有餘於是耆民樂為之趨事矣始事於春落
成於冬廟之崇加故觀輪奐維新命予以記之題主
肖像偉於舊規模改觀樂災捍患功被海內恩流
稟聰明正直謂之神故樂災捍患功被海內恩流
後世於是披衮冕極國家之封冊如今神為陰陽

表裏敕諸司郡邑咸崇祀典而郭侯慎重之有以
也侯涪州人境內稱治繕葺一新耿君鄭君北直
隸人簿吳君斌泉州人皆可書也是為記

董鑑新建公館記

為駐節益亦有年弘治辛酉知鳳凰山下三峰寺
水遑而先意學校遷建之經營三載輪奐一新復
慨然曰公館不舉非所以待使節也乃擇舊學左
空址一方酌公計費隨山刊木葦石陶磚度地位
築墻垣濬溝引渠廳堂廂房塗黝堊抹丹漆畫欄
雕檻工價悉出公帑夫役不擾經始於甲寅孟冬
明年二月公館成夫以四十年之廢墜而於於數
月之間雖云否泰天道常然而侯職茲土謂非天
意可乎雖然物之興廢本於人之賢否公館之建
其始侯之賢歟不然何侯之宅心正大操行廉謹
逾年以來百廢之興與庶事之勉廣矣凡所以仁
加俾後可繼之若是哉侯名勉廣東莞人

張琪建養濟院記

天下生民之任重矣凡所以仁民
之政宜無不舉然後無一民不遂

張慶陽重修羅陽書院記

是故君子欲精其業必擇

其生廢政而求以生民而猶舍未耜而求蓄之
熟鳥可得哉夫鰥寡孤獨無父母妻孥之養天
之窮民也文王施仁必先於此以成太平雍熙之
治自是而後戍蠱苛虐仁意絕矣噫嘻淑氣一動
草木皆春陽谷方升萬物仰照我國家於是始加
意焉乃詔郡縣各立養濟院質鰥寡孤獨養濟之
三代之政缺風露之下焉舉泰順有邑迄今垂五
政尚缺風露之下焉舉泰順有邑迄今垂五十年斯
初乃能爬搔痛癢洗濯獨闕焉惟我范侯履任之
大小輕重之務於凡政之所當為者無不為之乃
謀諸父老建白當道度地立養濟院然後鰥寡孤
獨疲癯殘疾者始各得所則我朝之仁政如雨澤
流於焦涸之地陽和暢於所則我朝之仁政如雨澤
今也創古而為之先則後之為政者將推而繼
之也斯邑窮民之賴非侯之功而誰功耶予樂記
其事俾後之為政者知所自云

地以爲藏修游息之所如嵩陽嶽麓應天白鹿四書院是已泰順舊無書院前尹肇慶區侯慨邑僻少文諸生肄業無地因拓城之便按地軸山墾基築址爲堂三間樓三間冀以羣士畜業適擢以行出晦雨淫漬馴致腐塌歲隆慶已巳閏金浦王侯全愛養羣黎作新士類每考較必親爲點竄輒恨諸生寡述爲之申道義正文體以勸率之一口卽用軸山嘆曰前之申道義正文體以勸率之一口卽秀也區侯之業可遂廢乎爰鳩工振饒堂爲之門樓曰關寇牖凡構榑椽瓦悉易之扁其堂曰正樓曰仰止復作兩軒前後階陛礧礧石爲之云門後以司啓閉每登樓則飛龍舞鳳諸山望如雲錦綺紳士類作而喜曰美哉巍巍乎可以崇德三美矣不有區侯孰開其先不有王侯孰繼其成二美矣不有區侯孰開其先不有王侯孰繼其成三美矣不有區侯孰開其先不有王侯孰繼其成

陶清臣羅陽義路記

衆義路記者董子天香捨田以濟

教如此其柳子所謂可歌者乎雖然張敬夫記嶽麓書院專言仁朱元晦記石鼓書院補以功蓋仁人而索途也其功維何亦曰於未發已發加之意耳是故未發敦其養已發致其慎斯內者不出外者不入而心存心存則仁具天下之道胥是矣國家以文取士志用世者則仁具天下之道胥是矣國家以張朱所記於書院者不充也諸生果能仰體侯意則業廣德業崇廣而道充其識矣古以盡其變鄉登之朝以匡時阜物以充其道而文著由是達之光於斯建乎若玩意膚淺剽竊似是自然遂請書諸石以永侯教復系之頌曰民之有堂生侯實植之民不道侯教復系之頌曰民之有堂生侯實植之民不以泮磨游斯息之教之頌曰民之有堂生侯實植之民以泮磨游斯息之教之頌曰民之有堂生侯實植之民

邑非贅靡所施市之民東西汲於溪而羅陽之田
為董氏世業嘉靖庚寅邑新城天香乃夷田築室
民日來同自城南接於西街事成市聚顧室雖西
向而猶田也勝簾雜蔽厄塞枉過莫可順適也天
香慨然曰居猶之身也而血榮周流經絡無滯乃
罔疾疾一手足間停件壅室輒痿痺瘡疔民日
焉是食以一手足病一身也而可乎屬隣姻劉傑
告之曰空以手開路抵溪為捷田則吾有也吾無
吝惟是計庸屢役匪眾弗克通其塞則不厄徑其
枉則不邊須而我儕享厥利敢不唯命諸君其圖之
謝曰子弗靳我儕香往厥利似不唯命諸君其圖之
方量工命日而天香往厥利似不唯命諸君其圖之
維考志未就抱戚集謀北自官街南濱溪流坊其
功不決三百五十尺有奇廣六尺餘姻隣乃徵工
義而伐石詣子記焉子惟民行多善始與弗克終
是以沒世無稱君子所疾天香少業儒人器之壯
而掾於邑人疑之退而考終命者歟而元書輩又克
有此舉人義之其亦考終命者歟而元書輩又克

敬承先志可謂孝矣昔范文正公置負郭常稔田
千畝以濟羣族其子孫世守民到於今稱之大固
後世之所無及也乃今圖利而不恤於病民動以
尺寸之貪貪仇其骨肉者是又天香父子之罪人地
何莫由斯路耶予於是義風
感焉誌其事以植義風

王介慶鼎建文祥瑱記

夫瑱何助乎蓋自乾陀國王
十丈周三百步名之曰佛圖瑱瑱內事物皆用金
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
西土之勝事也元魏時靈太后又於永甯寺建一
長七百餘丈高僅與齊太尉相若又於永甯寺建
高九丈十丈去京師百里許輒望而見焉嗣有西
佛沙伏國王造瑱初成周珍珠為網覆其上後又
解珠網盛以銅鑊埋於瑱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
枝條四垂密葉蔽天樹然此猶以因果論瑱而未
有勢論瑱也聞之楚柳山邑也縣風無瑱每大比
士僅以六人應輒復落瑱後有張刺史者蒞其地
頗精形家鳩眾釀金建一瑱於學宮之右是科

人應舉悉與賓興當事者嘉其邑多才因增以十
名例往嗣是每歲輒有錄者形勝蓋可忽乎哉余
觀羅陽形勝山嶺冠以差峩人磊砢而英多粵稽
景泰立轄來達一達周元洲先生丁卯崛起後科
名寥寥奚必顯外八謀尙其問諸地脉余自承乏
茲土日與多惟義簷篇互相商訂皆棟楠之材
也因遜睇高踞舊址於象山布合尖之美蹟願
之曰文祥塏捐不微楮又集良士之挺志當
情者其廣文光德與之助以日工雀離之起佛
視夫瑜珈之建矣口共是役也雖一邑之建
圖四天扶甘共是役也雖一邑之建
設非奉上臺河餽昔有謂補理故寺者
老大入慨然別高塏者不曰四梵之福
是曰二梵之福
予嗟乎塏
方可知尸
又得乎陰
余揚解祝
棘而周生
爽別後來

旃形勝蓋可忽乎哉是爲記

國朝

董永孚重修登雲橋記

永孚重修登雲橋記

信而有可信者邑城南里許兩山分峙瀑布懸崖故明萬厯丁巳鄉士夫建橋於其間不過資利涉耳俄而棟蓐聯鑣後先繼美形家言似非臆造也皇清定鼎兵燹之餘橋板傾圯順治乙未耆民王君祥鳩工庀材起而修之時架梁大木未壞也康熙甲寅閩逆搆變城邑丘墟風雨飄搖橋日崩塌卽間有修補不一二年而仍壞行路徬徨共相憫惻歲已卯周子蒼六季子石梁高子振川及家啓東鳳儀勝九諸叔暨弟元述等日謀修葺命余弁首余一官無影十載徒勞檢橐旣乏錙銖對人又難啓口然事爲地方美利未敢當面錯過百千輾轉勉從所命初運木一根人工動百開山闢水艱危備厯同人慨然余恐事不克終強勉寬之寃不自安也爰相與冒霜雪廢朝昏估值經營不旬

橋梁之設原以利行人也形

家以水口緊關爲利似不可

記

日而助工者雲集捐資者響應屈指兩月工獲落成邑人喜之余終不自安也士君子讀聖賢書謀利濟業區區津梁而必勞民動衆亦何能於地方告無罪第樂善好施情不可阻架畫棟於平川前人事也挽狂瀾於既倒則又諸君子力也今日者峻閣依然板橋如故情深送客柳可折也才高志卓柱可題也道逢黃石履可納也或尋梅致遠稍憩驢背詩魂飲酒長吟聊假丹陽逸興此又橋之何有焉

曾鏞重修泰順學宮記

史治之盛衰每視乎學校一民成俗必由學也泰邑建學三遷始定論者卒以文廟北面爲嫌欲更易之既無其地而自萬曆辛丑經始以來雖再修葺上下已二百餘年風雨飄搖檐桷朽蠹瓦敗垣幾填廊廡無泊嘉慶丁卯江右李侯慶雲宰是邑懼修之不亟費且不貲以爲首善之地起化之基視其廢而不舉幸之責亦邑人士之患也乃進紳耆擇能而使屬其事於大學生潘君學地潘君用毅然肩之自開秋鳩庀朽者

易之傾者正之漫漶者丹雘之反宇飛甍斑駁白龍拏鳥金獵捷凌虛不兩月告竣煥若鼎新邑之人莫不嘉侯之績而多潘君之力君若鼎新邑歎國家政教之大興廢之機當吾世不治咎誰執而或以簿書執事非所急莫之遑恤其若築室道謀又或以力非爲已觀望周章績成無日比其成也速則以舉也力不貲而所全也大民不勤而之君子誠以化民成俗圖治時潘君之承事義也後衰振弊之道與賢育才之路吾見時至事起有興舉已哉既歲事潘君將舉侯之用心并邑人之所資助以示來者請勒諸石爰率紀其畧

惲敬董龍溪先生祠堂記

敬前在浙中登胥山遇泰章江門舟中復遇之意甚相得也及居百花洲伯自大庾來朝夕過從眉伯以六世祖龍溪先生祠堂記請焉先生諱應科明諸生國變後坐卧一小樓者二十餘年其時嘉興徐節之先生以避地

來隱縣之天闕山相去五里許兩先生皆社遺老
而子姓以高節推龍溪先生為別祖為祠堂祀之
氏出皆附凡為門若千楹堂若千楹乙丙舍若千
楹如功令祠身坐臥小樓隱於書畫而吾宗衷白先
生厥初閉戶不通賓客隱於禪
其心皆鑿然可白於天下者也
本朝於前明諸死事之臣與專謚通謚者三千餘
人皆有官守言責亡軀之臣與專謚通謚者三千餘
中引義不屈又貴歟然非
本朝激揚忠義羣有司奉行得道諸君子又當
得宴然而為此歟是故在下可以觀節在上可以
觀政也節之先生諱與齡黃石齋先生主浙江考
時所取士也眉伯言泰順志逸其事矣子孫何如
眉伯至浙中當一訊之
嘉慶二十年三月朔記

林鶚新建校士館碑誌

重校士也重典乎曰重易重平爾
重土也重其人斯重其事

校士重其事並重其地故校士之館重歷朝以
來各省外郡皆有此制即嚴為提學使者行臺創始
之日朝廷頒其體制官師嚴其關防都人士相其
陰陽卜其休咎凡以昭慎重而已然郡有之而屬
邑不徧有則以廣輿漸闢簡陋者多入復以縣試
童子無關失得故視為可緩闕有以待也人不知
廷重士之意端復自縣試童子始近代選舉既廢取
士以言雖尼重無惑乎試童子者多不自試始矣以
縣試為不足重焉者無論校士之館矣還文籍羅陽
且求進也試焉者不自重斯校焉者多不自試始矣
文教之最後於溫屬亦最簡隆嘉以還文籍羅陽
而建置最復趨於簡識者憂之歲壬寅茂才陶文
龍首倡為校士館卜吉文廟舊址文昌廟之前
改舊奎閣建至公堂七楹左右為官廳閱卷所辦
考局拓樓三間以仍奎閣之舊建東西號殿各六
間列號四十四行立石三楹為以期永久儀門三
為授卷位外左右各三楹為保結填卷所大門外
東西轅內各為侯考廠三楹以備風雨上為鼓吹
樓體制整嚴規模宏壯癸卯二月十六日集匠興

役閱歲六月告成邑試者與不試者父兄子弟咸躍如若有功觀是役也主其事為告諸大吏者邑侯音公雋甫鵬贊助役有協理其成者城若鄉紳士而不恤人言不惜勞費力任弗旁貸者陶茂才余以為其重土於不重之日為較難也夫建邑數百年久矣而後乃今始有校士館或亦士行將與文教將盛之先聲歟鵬固世籍於斯豈惟一入政而望之故於其既成也為之誌壽諸石以諷後之試童子者遂從而重之

林鵬新建迴瀾橋碑記

泰順縣北四十里有要津曰猶曰司前其地通衢上接枯蒼蒼下達甌郡南入邑城兩水合流為大界行者非舟不達流駛而險每春夏漲舟不得渡兩涯相望而已居民池氏既微繼起者為陶氏陶以世德起家至封翁躍雲先生益多義舉與仲兄武德騎尉道甄日以利人為事每臨流浩歎欲為石梁濟行旅羣謂非萬金不辦遷延未果道光癸卯歲翁憫校士無所於舊文廟址倡建試院既完且備忌者以微嫌興訟以事礙

邑長顙預取息而止翁因指渡歎曰世風其如斯乎江河日下矣而狂瀾益驕共濟豈復有人乎吾將獨力興此役可名之曰迴瀾橋終易簣以橋屬其鵬與翁世戚方游西粵而翁以造橋既成遺之書曰子縣丞琳及鵬官蘭溪琳不可無誌君知之稔請詳述以明初志因為書額紀其實如此翁諱化龍號悅耘邑庠士縣丞字輯瑞號果堂其橋濶二丈長二十六丈零費金八千有奇起止月日書諸陰

陶鴻年重建迴瀾橋碑誌

從來前人有未完之志必所當為非可以言勞也至於變故猝加事艱責專有惟恐不勝其任者若余於重建迴瀾橋既成竊不禁悲喜交集不能無言以紀實焉池村百念渡舊名君子潭道通甌括要津病涉先大父悅耘府君嘗欲梁之而未果咸豐乙卯先君果堂府君上承先志捐貲伐石經營三載而橋成竣工甫數月而遽圯於水識者謂橋非其車躊躇持重亦復資先君於是仍擬重興特鑒前車躊躇持重亦復資

志捐館仲弟鶴年讀書知大體謂事不可終已遂
引為已任同治壬申春冒雪親赴縉雲金華相度
成式歸即循溪扣沙礫於舊橋下流十餘丈得純
石底可呼為址遂移建焉詎知鳩工未半而吾弟
遽歿嗚呼吾弟體素強壯膏肓自興工以來朝思
慮蒙犯風雨遂不覺疾中膏肓自興工以來朝思
疾年未六十精力已衰又豈能當此重任哉惟念
吾弟之志猶是先人之志誠不能以此中道止於
勉一起肩之命兒驥姪家樹分任其勞余特嚴為
督一上如三弟成法橋之為柱者三為洞者四橋
欄凡石長短寬厚皆有奇廣二丈一尺兩旁繞以
施茶憩息所碑仍泐先大父名承先君志也經始
於壬申仲春落成於丙子孟冬共費已貲計緡錢
一萬四千五百貫零而後乃今鉅工告竣迴憶建
祖若父於邑倡建試院於鄉乃今鉅工告竣迴憶
家廟美舉彰彰余小子無狀不能肖其萬一則是
役之成固吾祖之德也獨慨吾祖若父既不及見
鑒督之陰指揮之也獨慨吾祖若父既不及見其
事吾弟復不獲竟厥功如余碌碌庶幾藉此以告

慰九原此所為悲喜交集而不能
已於言也爰紀巔末用泐諸石

林兆雷靈勝閣記

巔一巒面東特聳如駝峰下懸崖千仞俯瞰深
谷右旁垂土岡有磴道盤入崖中崖之上有洞清
泉一泓由石罅出旱潦涓涓不竭不涸下有二石
池承之可供千人飲舊誌謂世傳仙居之故曰仙
山而獨無可攷惟四時見崖中雲氣一縷氤氳而
起則必雨里人以此是卜雨暘遇大旱禱之輒應於
是邑遠近諸鄉及南閩百里外咸不憚險阻瓣香
勺水迎之以去往甘樹隨降是則茲山之異固
昭昭然也夫兩間元氣蘊於大塊而亭毒磅礴時
而為山其蓄之也特厚其著而為神也特王自古
帝王於天下名山必崇以典祀即下至於高禪尼
阜時有禱祈亦所不禁良有以焉然則茲山之為
山即不以仙名而神自其在即或以仙名而其靈
著仙不仙奚足深辨而神自其在即或以仙名而
而曲媚焉是則愚夫愚婦之見習俗之移往往皆
然無足怪者而吾特以茲山之勝探奇時有其人

禱雨者尤所必至誠恐陡崖絕險風雨有不時之虞爰命子弟輩即右岡稍平處闢基建閣繚之以垣俾登臨者無冒險之慮而有憩息之所顏之曰靈勝而繫之銘銘曰坤輿萃精靈獨鍾些主宰一感神其無不通些

潘浦重建文祥塔記

難易有不可以意計量度者人耶仍數也吾泰僻處萬山中溪流環駛合注於閩出城南里許水口夾峙兩崖惜少聳翠特巒之勢形家者僉謂離位不明攸關文運前明隆慶間邑侯萍鄉周公在樂審形度勢建塔於此初名象山萬曆辛丑邑人包君宏仁捐貲重修始易今名崇禎戊寅邑侯奉新文聿盛遞傳勿衰迄嘉慶壬申八月上丁日塔忽傾圯自此宿彥碩儒相繼凋謝形家之言余心竊之期復建以報於謀貲未果蒞邑者先後如粵東劉公蔭棠滇南張公銑軫念文風均嘗有志其間或以事輟或以代去迄無成舉距今逾三十年所

矣邑中匪特登科第膺符綬者尠即與童試者亦較前大減雖由地運之蹇衰或亦人功之未補有心者宜何如感慨係之耶道光癸卯春屏溪龔孝廉若琬主講羅陽書院之一日偶與兄輩飲席次論及塔之頽廢為地方當務之急梅兄欣然獨肩其任席散歸述所語余聞諸歷然起曰此固余有志未逮者今雖老尚堪運甓從事於是尅日鳩工躬董厥役戴星出入寒暑不少間鑒舊塔輒質鬆薄自製範模付諸陶冶非火候十分者不用復於其側築室五楹中奉大士像捐田為香燈資經始於卯季夏工竣乙巳仲秋核費緡錢一千六百餘貫是役也余以垂暮之年成此久廢之舉歸然鼎峙頓復舊觀蓋其中之遲速難易仍非人力所能為也數也倘從此地運有轉機行見人文蔚起科第蟬聯濟濟蒸蒸庶足副余厚望也夫

潘庭梅重建萬羅山亭記

而月削之其脉以斲而愈傷月培而歲索之其氣自完而能聚然則興廢之機殆即靈頑之判歟吾

泰邑治前有小阜隆起幾踰十仞登巔眺望則羣
峯之向背雉堞之低昂人家之高下一覽無遺包
羅萬象因以萬羅名焉形家謂前對縣門厥象為
印故又名為印山舊建亭其上我戡翌翌頗稱壯
觀道光己丑先大夫躬為修葺旁栽卉木下繚層
垣蓋鬱哉葱蔥彌望皆佳氣矣越丙申攝篆陳某
感於形家言卒為撤毀嗣是牛羊踐履竟等童山
二十年來士習民風覺有江河日下之勢識者憂
之壬戌冬僉議興復其明年春鳩工庀材重建斯
亭上祀純陽呂祖以資矜仰新橋方歸舊規式擴
封植嘉樹點綴名花地脉完矣山氣聚矣昔人云
亭沼如爵位樹木似名節古哉言乎登斯亭者俯
仰優游會心不遠退而熏陶培植用底於有成他
日人材傑出即謂之地靈可也何必拘拘焉援形
家言為之穿鑿附會哉庭梅躬與是役私幸先志
克繩并望有志者懲膠削而思培桑則斯亭也豈
非高山景行之志者助緣始云

李炳厚撥南峯寺田入賓興記

天下事難兩利有
於此必有損於彼其

勢然也顧有此取其餘即為彼去其累者則斟酌
之宜既協乎事勢而守之勿替尤望乎後人斯兩
利可歷久而無弊南峯寺為邑望利饒於產害即
由於產而寺幾廢日者黃葉兩姓以檀施構訟余
既為釋紛挐幾斤乃以其半復歸之寺為立新章得
貳萬七千餘斤乃以其半復歸之寺為立新章得
其後患而割其半為賓興費申諸大憲咸報可
夫寺之有產取足以瞻齋鉢留坐具備修葺而已
過多則羣起而覬覦之徒恣豪強之刻剝校點之
侵蝕積弊相沿而流愈甚有產之患較劇於無苟
非力除其患產無復為南峯有寺之患也泰邑向
余所為毅然歸之賓興而相輔以全之也泰邑向
無賓興近經前署篆薛君幼梅學師胡君圭山王
君菁史協諸紳士籌辦有款然赴試人數稍多
分仍屬有限得此擴充不無小補在此僅取其餘
在彼已去其累各定章程並行不悖又何嫌而不
毅然為之耶或曰取其為賓興誠計之得第以
儒生借潤於釋子得毋為彼教所嗤余曰否否夫
使寺竟廢而攘其所有誠可嗤若今之南峯如象
有齒適足焚身不去其累恐耽耽者必至盡饜而

後已與其為羣奸坐享而寺終廢孰若資寒畯之
不足而保龍象於不壞禪門興廢賴吾道以維之
不誠快事哉事既定乃屬陶廣文鴻年兼董之廣
文踴躍從事為正其始轉授陳茂才榮為接理茂
才強幹能任事宜必有以善其後矣余忝權邑篆
已逾三稔自愧無善政獨此區區自謂頗盡心焉
今瓜期及代瀕行記此以告來許誠能兩刊而永
存之則余之所深願也夫光緒元年三月望日
陶琳襲慶橋記
其意為之由來久矣吾邑左萬山中溪澗相錯每
山水暴注不啻江河之險故雖至淺可涉而橋尤
不可廢予家世居池村之險故雖至淺可涉而橋尤
深山繞出村前至君潭與右溪合溪焉原由西南
相望自昔以淺故往來祇由石步然遇大雨水漲
即病涉時有滅頂之虞先君悅耘府君常慨然欲
為之橋以試院社廟祖祠諸務交乘勢未遑及遽
焉棄養人咸惜之咸豐辛亥春琳於溪之上流三
里許建雙院橋成因念先人夙志未逮實琳服勞
之責有所未盡也用是鳩工庀材卜吉告於先君

以營之經始於是年仲春六閱月而工竣計費金
九百兩有奇橋既成爰為碑額之曰襲慶仍以先
君名繫焉在先君豈必慕乎古人之求合於濟人
之惠哉誠以目擊習坎之艱不忍之念時動於懷
庶幾默慰於九泉歟是為記
吳世芳重建葛家渡橋記
我邑南界間置離城四十
日葛家渡其地兩山陡峙溪流甚駛而狂行旅病
焉康熙甲辰吾邑三峯寺僧正覺創為橋二百
年來圯而場而修者屢矣咸豐辛酉秋又壞
於大水因暫設渡船以濟然一雨驟漲輒憂傾覆
蓋非橋不可也惟是工鉅費繁期復非易余不自
量議集同治戊辰告金重建會以薄官於越勿未暇
泊滄然於前議之不可親赴各處捐募得成數若千
益踴躍而慫慂之於是親赴各處捐募得成數若千
初議以石為之仲弟朝勳相度形勢以舊橋之壞
固由於水門促狹基址實未甚善是宜改建於舊
橋上半里許而用石則立足水中以激急流仍非

善策惟架木為甚妥遂於乙亥秋庀材召匠興工
至戊寅冬告竣額之曰萬安凡為橋長十七丈二
尺高十二丈二尺闊二丈一尺上架樓一十九間
並改造大路共費緡錢八千餘貫捐費計七千餘
尚虧若干余竭綿力任之而後乃今行者可無病
涉而余之所為夙夜不忘十餘年之素志至此其
庶乎稍慰焉然使非兩邑同人樂為之助余雖有
志其烏能成茲幸鉅工既竣謹臚捐助姓氏泐之
貞珉用垂不朽並書數言碑端以誌願末云

董旂釐正泰順鄉賢祀典議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又
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說者謂西學即瞽宗今直
省之賢者其義蓋祖於此皆有鄉賢祠以祀其鄉先
生之遠鄉置泰順縣其始立學也即取兩邑所
境內先賢為鄉賢之祀而其中有人後人窺入者相
承既久莫之考也道光二年邑人士僉以舊學宮
北向非法請於官改建迎薰門內工既告成將建
鄉賢祠移奉神主客有錄其姓名官職而詢以位
序者余因得而詳考之按鄉賢之主官凡七曰宋
文閣直學士林待聘之按鄉賢之主官凡七曰宋
大夫吳駟曰宋廣東經略安撫林拱辰曰宋武經
生林逢龍此五人者皆由甲第起家或著風烈於
簪纓或垂作述於簡冊縣府省志皆有一主曰宋
誼均無戾於禮經國有合之義又一主曰宋忠諫
即徐震者傳言其嘗官郡判以禦睦寇戰死他無
表見是當祀忠義祠者而祀之鄉賢要尚無大碍
獨有明周良武一主則異甚邑志無良武傳惟馳

封表有其名注云以子家偉贈文林郎又云昔有
林某死而復甦述其家傳俱登賢書及孫奕燈均得
貴已而其子家俊家偉俱登賢書及孫奕燈均得
選貢云云語殊荒誕不經且修志時奕燈尚係廩
生列名纂修而歲貢之末復刊其名下註有傳見
孝義悖謬尤甚間復訪之故老則云良武故充本
縣刑書嘗有劫盜六人已鞫實論報當重辟良武
不忍潛增點其詞以竊論六人者得減死所謂陰
德者此也噫舞刑不可道者也或六人者實枉良武
人罪律有常刑不可道者也或六人者實枉良武
活之則誠陰德矣然報之以子孫榮盛宜耳奚必祀
若其子孫祀之六人者羣從而祀之且夫學也者國
邑之大夫師儒弟子羣從而祀之且夫學也者國
家教化之宮也祀也者朝廷褒旌之典也祀鄉賢
於學宮者蓋以賢者必躬於道德其人之道德已
造乎聖人之堂與足以及表率乎天下則以躋之兩
廡而使天下通祀之其於聖人之道德學焉而使一
鄉專祀之法至寬而義一鄉者則附之門牆而使一
詭之行而俎豆之是直視教化之宮為格律之

解旌勸之典為果報之司矣惡乎可哉惡乎可哉
惜歷時無留意風紀者早為蠶正致令久汗宮牆
今適當學宮更新之際竊謂急宜請之於官撤出
其主以肅祀典客曰誠如所議是明以來無一崇
祀之人不亦鄉黨之羞乎余曰噫難言之矣既謂
之賢雖在一鄉亦必其人具有道德之實然後可
以當斯祀而不愧若曰由今以溯乎初邑三百餘
年之間非無從仕之彥能文之英自好之士而三
敢遂舉以充贅宗之祀者蓋此祀典不容濫舉而
未得其人則甯虛其位以有以待不辭艱辛困苦
也夫天下之物惟難得而不可貴則人必慕之慕
既切則雖任重道遠必有所不辭艱辛困苦而致
者若得之甚易而無足貴矣今則雖近在目前亦
仰之勞而不屑拾取者矣今則雖近在目前亦
欲後之人慕其難得而甚矣今則雖近在目前亦
於賢之實鳥知更數十年可貴力以求夫顯道德
行固未始非敦厚風俗激勵鄉黨之一助也已
董旂釐正鄉賢議後說而難之者曰良武明萬曆時

人法今二百有餘歲安知其生平別無過人之善
足以前崇祀而不醜者子何議之深也曰是殆不
然考邑志修於雍正七年校閱諸生首列周奕燈
名奕燈者良武之孫也故於其父母伯叔莫不貴
緣而得佳傳且昧生不立傳之義而自列考義傳
中何獨於祖而忘之祖而無傳是必無善之可飾
矣曰然則何以得祀於鄉賢曰此必周氏不暴之
於衆而私入之音也曰何以私祠崇祀之曰鄉賢祠乃
朝廷之命祀非一家之私祠曰明贈文林郎直書時
代官職姓名而良武主獨曰明贈文林郎直書時
公良武神主冠之以羅陽尊之曰公非其子孫之
私稱而何且稽之以欽定學政全書雍正二年
禮部議有各宦鄉賢相沿歲久冒濫實多各
督撫學臣秉公詳查若無實蹟者報部革除
又議嗣後凡有呈請入祀名宦鄉賢者將事實
節義例每年俱於八月以前彙題并將事實冊
送部詳核庶免冒濫良武以前彙題并將事實
宜在革除之列若在三年之後則宜有呈請彙
之案乃均未之聞焉則其為私入也明甚曰吾邑
所祀名宦鄉賢均未經題請不容獨議良武曰是

又不然明代崇祀名宦鄉賢但報學使無題請之
例然前者與祀之六人皆有事實彰彰可考則因
非冒濫也若良武既無實蹟足當祀典當
朝慎重名器之時其子孫乃敢於違成憲而干大
典其罪可勝誅哉口彼既私入之而亦私撤之何
如曰不當僉請之於部使者檄而撤之則彼復可
之矣當僉請之於部使者檄而撤之則彼復可
知此舉之當循名而核實苟冒且濫焉雖數世下
猶可得追理而奪之也終何益哉曰祠主既可撤
第邑志鄉賢已有其名恐不可得而削曰惡是何
言歟經有誤可以正史有謬可以糾曾邑志而
顧視爲不刊之典乎聞之鄉賢先進潘嶧雲明經云
修是志時幸邑者起於市僧目不知潘嶧雲明經
二闕允幕客並非欲以信今而傳後徒資以市名
譽歟財賄而已故文猥瑣穢雜率無足觀事則造
作附會不可枚舉其爲衆所共見共聞者厥有二
事一邑城故有雉堞修志時適有頽損遂盡毀而
去之而移其巖於他上反作修城記載之藝文一
周奕燈本生母劉而其父家偉仕明浦城令後入
本朝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氏之傳竟大書爲明

兵部職方司主事周某某妻上下相蒙互為欺罔
是其鄉賢亦必由奕燈先竊附其名下而志而後乃私
入其主於祠昭析無疑又何以孫之顧忌而怨歟余笑
曰是則然矣獨不慮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應之曰何慮之過也則使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有之曰何慮之過也則使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代之直道千秋之俾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私也其將誰怨之且祀受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誣免致以非分之祀受周氏子孫之忿而怨歟余笑
不暇而顧怨之哉昔鄧全謝賓山先生年十二舍菜
學宮謁鄉賢祠見侍御謝賓山先生年十二舍菜
水人服其義勇矧齒序御謝賓山先生年十二舍菜
賓者耶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奈何畏首畏尾甘
於籍口昨舌重貽膠庠無黨羞哉或用兵未退而
林鶚復崇報祠議閩浙士木之變北邊沙縣鄧茂七
據颺括界之官臺山與括冠乘釁起沙縣鄧茂七
而各處銀坑私商亦聚據瑞安義翔鄉等處流陽鎮
分十八社藉為巢穴民多脅從旁擾福安平陽官
兵莫能制時大司馬孫公原貞遣浙江按察使軒

輒率屬剿寇駐兵永嘉瑞安別將至莒岡憚於深
險不敢進鄉老林國獻策督轅檄宣平義士潘尹
序招撫十八社衆引官兵直搗賊巢閩括諸寇悉
平於是孫公察地勢順輿情奏請設縣割括瑞安
陽之山鄉廣百餘里自時厥後深山中有賢幸莊
縣時景泰三年也福威感孫公德僉請於明特
治土民始享太平之福咸感孫公德僉請於明特
建崇報祠於孔廟之旁以祀公歷久弗替至明之
季世以禦寇殉難之庠士林宗椿配享旁龕禮也
後因屢遭寇亂民多流亡巡撫范忠貞公親至縣勘
里長苦於賠糧至國初巡撫范忠貞公親至縣勘
實奏免逋糧千餘兩民困以蘇於是閩邑士民咸
公再造之恩乃請以孫公禮所訓導其舉之莫敢廢也
今安在哉考祠舊址在今訓導署前日久之不知何
時毀壞無識者遂以孫范二公神主祠之名宜祠
配享之主則厠之孝義祠以爲一神主祠之名宜祠
二公乃閩浙會垣之名宦下邑不得抑置之邑令
之列一也數百年來士民生聚安富皆食二公舊
德專祠斷不可揭二也即林宗椿之義烈事關闔

邑患難與修於家者迥殊故當時有官紳弔祭文刊布忠義錄以風世者亦不得裁其配食泛入孝義祠三也然此義亦人所未知道光間吾邑前輩以聖廟三不合體制移建城隍廟前諸公皆有識者胡弗補茲缺典則以廟成而財盡人散不暇旁及故也嗟乎吾泰昔人所謂巖邑也而近年鄰縣丁刳獨二公所懷保者幸免昧以爲此地剝復之兆可無人心渙萃之一符胥在此祠泰順一爲此不官長遷主一祭以倡始成者於此在邑城諸紳請之必重費而此舉可立忘此祠雖廢宜必復也今有創育嬰之局建堂於文廟之左前署縣楊侯以罰金但生女將溺者給錢使養諸家局不僱乳婦亦無送女入堂者今堂空設不祀神正可設龕安二公祭主旁以節存育嬰息錢或主祇須小費而專祠已復祭資或節存育嬰息錢或主祇須小費而專祠已復依舊章兩無妨礙何也今日生男育女卽二公保民如赤之德所留貽以崇報祠爲保嬰局固無不可也凡物之成毀也必有其機機逆則道謀難成機順則無心湊合然則楊侯育嬰之舉卽此祠將

復之機也不然祠復不可期而虛堂久亦必壞然後嘆息此機之失已無及矣豈不大可惜哉愚者千慮之一願邑城高才君子共商之

林鶚泰順水道訛說

泰順爲瑞安平陽二縣所分地高踞上游廣百餘里袤二之霞浦福鼎左界青田右界壽甯瑞安蓋浙東海角之源頭也山皆水匝紛不勝紀其經流有二左行東流由飛雲江入海者合數十源皆瑞安所分義翔鄉五都之水也右行南流至交溪合而過福安出甯德入海者合數十源皆福安所分六里之水也中隔幹山自縣後天關山起祖左右盤旋分枝下結平陽縣及閩之福甯府福安福鼎諸治故水左右分行截然不紊焉謹案會典浙江水道圖說飛雲江上源曰百丈谿出溫州府合莒岡谿東流入於海下云龍谿白谿俱出溫州府合南流曰交谿入福建境卽指此二派而左右有誤合者其所謂龍谿乃瑞安所分義翔鄉五十六都之舊名也今謂之龍門自龍門上溯池村司凡數

源一由溫陽下裏莊至池村一由石柱源出左谿
合之出谿口邨合木棉村水過白鶴渡則景甯北
溪桃源東坑諸水及員橋溪諸水始通舟入之出百丈
口會縣左仙居洪谿合谿漁岡水合之至馬跡之下合
翁山篠村庫村水合莒岡水坑稽坑東灣坑諸水出龍
青田南鄉及簿前黃壇坑飛雲江今所謂百丈谿
門至三谿步為瑞安界入飛雲江今所謂百丈谿
是矣龍谿不入福建也其所謂白谿在縣西繞城
甯犀溪谿入之鎮南橋合楊梅洲水至雙港下流壽
甯犀溪谿入之鎮南橋合楊梅洲水至雙港下流壽
邊水至交谿入之鎮南橋合楊梅洲水至雙港下流壽
谿也縣治本瑞安義翔鄉五十九都羅陽鎮因偏
居天關之右故白谿獨入福建此谿即福安境天塹
後險不通舟筏為浙閩之邊界惟泗谿支在腹中
內合四源西出洪坑至下東溪合而西過龜伏復南
旋至交谿與白谿支合為龍溪谿折而西過龜伏復南
會典所載龍谿將無龍溪入福安出甯德入海然則
江水利詳考載安陽江有二派一自福建政和縣

溫洋南流至百丈口泰順之仙居谿東流出焦
至洪谿合葛谿水入之又會羅陽大洪莒江水為
大谿一自處州青田木兌嶺至陀谿合三阮水轉
出陶山南口為小谿二谿合流至瑞安縣南為安
陽江永豐湖水出安仁鄉東北流入之東湖北湖
及城內水與城北帆游諸鄉東之水入之北湖一
錦湖又東仙巖河北帆游諸鄉東之水入之北湖一
流自青田出陶山之水入之小谿蓋潮至港是也其
青田者惟劉文成故里之南田水過大壩司入谿
達江者為大劉文成故里之南田水過大壩司入谿
不勝紀所云永豐湖則平陽二十餘都水入者皆小
附郭河蕩也無所謂湖則平陽二十餘都水入者皆小
誤至上游江源尤多舛訛所云福土語河湖北湖則
實池村司源頭為壽甯縣地與處州景甯接壤若
政和水則今析為壽甯縣地與處州景甯接壤若
海矣能北越山外數百里出百丈口耶所云仙居
谿源自天關龍湫出水出嶺北過三難渡至仙居
而南院上察龍湫出水出嶺北過三難渡至仙居
灣至嶺根洪谿水入之又合周阮金阮水出百丈口與池
碗窑阮水入之又合周阮金阮水出百丈口與池

宋

村司水會所謂葛溪即葛陽台於洪口非合於洪
谿也昔江當即葛岡別無羅陽大洪大洪當即洪
村水出百里洪谿也羅陽乃大羅山之陽即飛雲渡上
下二水不入飛雲據云會若大羅陽鎮以萬羅山得名
其水不里飛雲據云會若大羅陽鎮以萬羅山得名
也其篇末又云若溫之泰順雖屬山縣而白谿始大
水繞城南又一支為泗谿南過筆峰下抵建寧水
界入海又一支為泗谿南過筆峰下抵建寧水
入石龍潭南下龍谿抵建寧福安界入海所考
亦尚有未符白谿四谿殊途同歸不分入海壽甯
高於泰順亦無海安可入也惟與泗谿合故曰交谿
入福安界亦非福安入海三都之浦三洋水由平陽
牙陽水由福鼎入海則所以源短宜志所弗及云
抵泰順僻在深山巡方所不到案圖而索鮮能無
訛且設縣後僅有明侯一元志書亦簡畧失傳至
雍正朱國源志無知妄作鄙陋不成書自此益文
獻無徵矣縣志且就湮雖有訛誤孰從而正之哉

許景衡薌巖居士墓誌銘

岩離邑數十里鄉人有爭不能知所居橫陽鄉
居士直之及調官京師有名杞者隸業太學喜從
余游問之乃居士家也於是又知其有子賢杞登
進士第起家縣佐有能聲考滿升秩待次開封而
居士計至余往弔之杞號哭咽絕久之乃蘇既而
出其家人書言居士初得疾里第自久之乃蘇既
字詩以見意後數日復作小詩族人以爲病革皆
涕泣其旁居士曰未也明日午時族與汝曹訣至
果然余讀其詩皆理契超然無滯悶於是又知居
士於死生之際能如此也余送杞歸越歲杞知余
書云罪逆幸不死以及喪事述先人行實宜有銘
敢以口公余得之牛陽曾大父賜人父高父郊皆
儀甫世家臨之牛陽曾大父賜人父高父郊皆
力農豪於鄉至居士始喜儒闢館延四方之士使
諸子若大死從學冀以立門戶而夫人徐氏實
內助之六年死十九年而居士卒政和二年三月
辛卯之東山男年七十一歲以五年八月庚申於所
居之東山男年七十一歲以五年八月庚申於所

杞也今蘇文忠公徐之南王果孫曰智周智周女嫁
王顯夫三曰二曰厚曰於死喪之儀度與世無所爭好義
樂善喜周給不厚曰於死喪之儀度與世無所爭好義
者或謂之也其墓在吾俗眾一切以恩拊之居士構焉
其地適有地其墓在吾俗眾一切以恩拊之居士構焉
居士居上不以忻懣為累則厚宗族樂施與固宜優為之
或謂其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曰生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死也
是為不死鳴乎居士實有子乎

葉

適毛積夫墓志銘

毛予中字積夫號有傑氣

復臥起草中時與小冠遇行數千里知形便
塞涕泣曰管樂不復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
堞轟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
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飲弗為視帥語大
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
盡為言之復出所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懼
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褒衮無對怒馬
獨出旅不窮肆飯客常滿或酒壚憑高悲嘯眾共怪不
近荒旅不窮肆飯客常滿或酒壚憑高悲嘯眾共怪不
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而袖手借書危讀經
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偶矣始快不快自喜尚行
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快不快自喜尚行
怠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快不快自喜尚行
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
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其明不
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亦不

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為平易之趨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八百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正而婉生四子允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銘予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速銘予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畧也銘曰不設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

明

宋濂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齡誕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媼御而下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

粗習書傳躬躬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慘慘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若教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曰吳氏之宗其不為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系四方寇盜蠡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伯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鄰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罄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勵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大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教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瞽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

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驚環劍市書勵子以學四
也終始一致不為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
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為之先
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梵梵然
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
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
爍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葵倫者矣嗚呼女婦
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
哉

明

宋濂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溫之吳荃不遠千里踏赤

江上既入容貌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流泣而
後言曰荃之先世初家鄱陽再遷會稽唐諫議大
待郎洸某州教授溫之瑞安世有宦蹟至宋兵部
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朝宗無嗣以兄通判
汀州泰來仲子諱挺君為之後君元柳州教授荃

之曾大父也種學繼文名播於邇遐其配主部郎
中張公聲道之孫諱淑淑真柔婉靜專奉尊章能盡
其禮曾大父方四十一不幸早世張夫人少九齡
誓冰雪自潔卯翼其子至有壽七十二年以葬
正元辛巳八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
州之廣化鄉其子諱欽荃之大父也娶胡夫人諱
節宋瓊州安撫使尚賢之孫大父學行如其先人
念家世之多難奮然欲有為寤寐不忘生一子諱
璟荃之父也嗜學如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
松江府判官林麟之孫諱廉為之室林夫人瀕行
父以上腴田三十畝畀之孫諱廉為之室林夫人
行父母有命戒之曰不聞其林夫人曰兒聞女去
具台節文三族翁然稱其賢荃父始二十一歲不
幸又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二齡荃在遺腹中甫
九月荃父臨卒語林夫人曰吾家宗祀不絕如縷
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是奈之何哉然吾祖父無
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惇而養吾二親有死
為不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死
日言終而卒卒一月而荃生所不如君言者有死
大父年方四十而胡夫人少一齡二孀母相依為

命杖淚治事晝夜更抱持荃嘗指曰吳氏三世惟
賴此一孫耳嗚呼對泣不能仰視逮荃六歲天下
繹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之權者甚衆慕吾母豐
於財爭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說
之曰當此亂世有力如虎以保身者尚朝不謀夕
之婦不翅一輕塵乃欲保三尺孤耶知者頗竊笑
於後矣陰持之耶林夫若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
不足陰持之耶林夫若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
再嫁此義或乖禽犢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天遺
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言止斯苟或迫之有死而
已其說既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焉林夫聞
之與姑言曰事急矣苦如茹甘吳故大家儻人
陽冒險阻履荆棘如意至是皆散盡林夫家儻人
女滿庭隨指得如意至是皆散盡林夫家儻人
曰以執轡事食或不充攻絲泉以貿易之然猶市
書教荃從名人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以
學醫不可廢也人謂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
巫醫忽夢神人謂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
人以爲孝感州大夫朱文憲賢之欲請於朝旌表
其門閭林夫人固辭乃止林夫人居平陽十二春

秋當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巳丑林夫人不
幸歿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
之酷耶老者存而少者先逝耶荃時二三十矣胡
夫人由是日夜程督愈勤唯恐荃之怠也又七年
爲洪武元年戊申荃始遷瑞安故廬以十二月庚
辰葬林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卒實
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十三葬之於地皆附
二月甲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附張夫
人云惟我吳氏寡母是賴前延後引靡遺餘力志
底於今者二貞母是不變屹如邱山而不移稽諸
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惇然在疚深懼不能
負荷而先德之卓絕者又不白於世一念及茲涕
泗決瀾而不自知敢以墓文爲請惟先生與之
言訖拭涕而再拜濂因譬曉之曰荃極矣涵蓄之
誠一伸天道之常荃之家其困瘁極矣涵蓄之
惡知不天發於後耶枯人奔林氏者當宋之訖錄
家廢於兵婦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全
三母鞠之成兒擢高類而其子孫文墨彬彬多列
廊仕其事與荃諸母頗類而酸辛則過之譬如木

焉收閉華澤於涸寒之日暢達光榮於和煦之時
理則然也頗聞荃汲汲好脩而能古文辭薦紳先
生咸器重之爵祿之至誠能禦之哉荃又有二子
昆昱矣其武似不難致也荃無以慰煌煌烈上繼
部公之步武之行樹石墓門以志子孫他時融顯
白其後之讀有氏曰吳世為簪纓起家則儒仁漸
海東名區有陰教有翼大義鑑如卓哉三母貞德
摩上浹下孚前備有難虞誓竭肝膽以樹門閭二
弗渝一延於前痛同扼腕危茶蓼雖操冰雪自持
引其後丁時毒痛同扼腕危茶蓼雖操冰雪自持
損一則歆代懿哲庶亡石可泐危茶蓼雖操冰雪
中心所涵其氣吐霓白石可泐危茶蓼雖操冰雪
銷我節肯噤卒紹三堦免墜一絲粵稽於天厥理
匪誣碩果不食其發必腴脩榦入雲濃陰鬱敷欲
構明堂疇忍舍諸誰家鬼妻斬麻為哀夫骨未寒
背而他人之君子疾視何翅
蟲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沈孟化上杭縣教諭龍川林君去思碑
隆慶庚午春
林君以臨江

郡庠司訓擢杭川教諭迄今凡四禩行敦崇聲
譽藉藉士孚而上嘉之夏六月報至轉擢直隸毫
州學正公去杭諸弟子罔然若失思之弗忍舍相
與謀刻石以誌邱生夢周曹然生文盛等持幣詣余
乞為一因詰曰教職冷官也所繩者儀矩所督者課
程此外無赫赫勲勞其思邱生等持狀以告曰思
之云者以存愛不忍忘德行可法則生等功績可紀則思
行之深而愛之不忍忘德行可法則生等功績可紀則思
者如泮池舊有明之敏姑弗論舉其遺愛之數百年
規制以備先達繡多坊高壓櫺星前久議改遷弗
果也一旦贊諸當事徒之數十年障蔽以開黉宮
有地則修祭器有缺則備經畫規為多力任之每
訓諸生務以正心修身為本而文藝之課未嘗少
輟生徒貧乏不能自贍者出俸餘給之攝縣數月
民隱洞悉有廉能聲是吾師之懿行懋績由身心
學問中來者愿歷可紀誠近代師表所鮮儔也匪
刻之石曷以誌不忘而昭來許余作而嘆曰賢哉
林君教範之入人深也厚哉杭川士子之有古遺

風也自古教職著聞河汾蘇湖其盛矣去之日門弟子攀轅餞送去思有碑林君之於王胡亦庶幾矣誰曰不宜顧公之德教係於斯者不知凡幾乃俟於碑而自設學以來教諭於斯者不知凡幾乃邦之人獨於林君有無窮之思不其難哉則是碑立而愛存將使百世下讀余言而想見其人其必有感而興起者乎此固諸弟子立碑意也因以是復邱生以繼諸石公諱一道字宏卿號龍川浙江泰順人茲舉也同僚黃君遷實持嘉諸生之請亦與議法得并書萬歷癸酉季夏吉日門生邱夢周曹文盛等三百八十名全立

國朝

潘鼇傳烈姬墓碑文

國家當鼎新之際勝國之遺頑月閏寇僞太師馮生舜率黨楊球鄭訓等萬餘至泰攻城勢甚熾時防汎者千總唐三捷也兵寡力微請援不及城遂陷邑侯張公方親率鄉兵拒寇於鄉至洋寮墜馬死其正室聞警攜子以避得免

於難妾婢八人四散奔竄棲遲草莽中賊追求及之皆被執不受汚辱者惟傅氏一人傅氏侯愛妾也年方十六僞官陳元美執見馮賊百計誘之不從多方脅之亦不從惟力求死賊嚴守之而志卒不移踰月賊知其終不屈乃於六月二十二日俾投繯於萬羅山臨刑屬賊曰吾主受朝廷簡命以卿科出宰百里不幸首領委諸溝壑自愧荏弱不獲扶喪倘念斯文殯葬得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是時觀者萬人聞其言無不墜淚賊亦為之心動具棺殮焉嗚呼烈婦冰霜之志剛毅之操足與宋韓憑妻亘古爭輝而其授命從容視慷慨捐生者抑又遠矣夫以媵妾之微猶能矢志盡節百折不回而有戀戀故主之思彼析圭擔爵反顏事仇者視此甯不慙慙耶烈婦死之三日賊為擇地葬於城東三陽之原去今已二十餘稔矣過其墟者莫不噴噴稱道感歎不衰邑之人恐世遠年湮節烈之芳淪滅無傳也謀為文以壽之爰為述其巔末以泐諸石張公諱聯標盛京玉田人也仲康熙戊申

分疆錄卷之十一終

分疆錄卷之十二

邑人林鶚纂輯

男用霖續編
同里董憲曾參校

藝文下書詩

宋

許季宣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於世久矣茲

察者敢盡底蘊冀一知之某不願特達然若有不相
仕緣世蔭以情不為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蹟可
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衆所為顧不能耳士夫
過聽或意其尚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衆多之
論二者於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
見過徂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
徠自謂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知有師後世
不以爲過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
既倒之狂瀾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乎

師道不明此風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則賢為人謀者不幾乎屑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於盜此所以遂循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茲蒙鑄諭諄復敢固以辭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於大君子者端不在是不我瑕弃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為度毋以過禮見加姑為朋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為學無駭俗目使某不墮於好為人師之謂愛人以德之意想執事樂為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國朝

曾鏞答汪稼門方伯書

日閣下以虛懷延攬不識鋪

惟駕鈍承命驚惶時閣下適旬宣至嘉因自辭謝既蒙原有顧問之餘輒手書明呂坤所稱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土風易變仕風難變語令著論以獻仰見閣下息心求治以泰山河海之高深而不厭土壤細流之輪納苟有見聞豈嫌輕躁何蒙采擇反故遲疑雖然閣下而惟是取其文辭觀其工

拙則援引故實附會俗情以著為可喜之論雖不文易事也閣下而將欲采之芻蕘廣夫耳目則所謂俗儒不達時宜徒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雖美言可市非下問意也鋪所為遲之數月而猶未有所謂民風者奢儉也慎也而今且即三者試言之夫以為難變者不奢儉耳貞淫耳淳朴之與澆訛耳彼澆訛故秦任不法漢如封德彝所言三代以下人漸之而不欲耳若謂古人淳朴無異民即通古今無異風魏鄭公曰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漸澆訛則至今無異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漸澆訛則至今無異師師非度曰小民方興相為敵讎有由然也若夫士風如周末之橫議漢末之清議魏晉之清談唐重進士而寒賸破帽奔競之習成宋尚道學高僧濶步偽託之徒眾元至皇慶初行科舉而後以西僧為翰林承旨以宦官加昭文館大學士前後七八十年雖其間名儒碩士不絕於後積習而士流特微無所謂風明號稱重士嘉隆以後狂瀾障百川以視民風為力自鉅然猶不啻易者孔子曰國有道不變

塞焉強哉矯知夫不變塞之難則士風之未為難
變可知也言仕風兩漢最風悞近古西漢自孝文
孝景安養天下吏治安靜悞風於斯為盛迨元成而
以孝宣綜核名實循良之風賢於拱默尸祿為智
後公卿守相以苟容曲從為賢不知外戚之擅亦由百
人第知為外戚擅權使然不知外戚之擅亦由百
官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共為姦利使然也而天
下新莽矣東漢一化教風俗開自光武成于明
章三代以還茂有過者其後公卿大夫下至布衣
之士雖歷桓靈政治濁亂猶奮發公義于不衰特
順帝而後親民之吏以聚斂整辦為賢以治已安
民為劣人第知宦豎鴟張鈞黨更難挽也而天
知一時二千石貪如豺虎其風更難挽也而天
曹魏矣六朝取人先白望後實事江南士大夫以
敝誕奢縱相尚雖矯以宋之元嘉隋之開皇而卒
不能變其為仕風固無足考爰及李唐貞觀開元
之間任賢賞諫吏治烝烝稱上大理矣天寶以
宦乘權強藩逆命而天下亮河之風陵夷至
有憂勤之意廷臣尚有亮河之風陵夷至
大盜遂攘而奪之則以姑息養安之政既難

返而羣小朋比上下相蒙膏盲之病不可救藥也
五季三綱淪滅視君父興亡若逆旅之視過客甚
至有歷五朝八姓恬不知恥而富貴自如如長樂
老者其時仕風從可慨知爰有趙宋太祖太宗真
宗仁宗培養善氣眾賢彙聚泰運成矣神宗以來
自安石以新法擯棄老成招徠新進澆風競起中
更至于慶曆六陽之盛自熙豐一陰之萌紛紛而
至于宣靖六陰之極安始雖賢奸迭進一時仕者尚
宋以宣靖六陰之極安始雖賢奸迭進一時仕者尚
傲艱虞迨似道久專宋遂以亡則以浮浪誤國之
狀既不可終日而民困兵喪百寮緘口泄泄沓沓
如燕雀煦煦處堂曾不知突決棟焚禍且及已也
元仕流冗雜政尚苟且自世祖混一幽夏其風已
然洎其末流更何足怪訖乎有明太祖懲元季之
弊重繩貪吏詔有司考課首重學校農桑諸實政
仕流澄清仁宣之際風同文景中歷英武內外多
故而禍亂轉消唯吏鮮貪殘也迨世宗之朝門戶
角立神宗末年礦稅四出郡縣不獲修舉厥職而
朝廷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吏治之媮蓋不待逆

瑞跡喪元良使天下土崩魚爛一潰不可復收而風氣與時事相促迫當叔簡時目繫仕流已自有江河日下之勢其言曰變民風易變土風易變則自兩漢以來中外臣僚僚風氣一壞國亦隨之合古今如一轍故曰仕風變天下治也所以然者民風者從乎俗者也非必有千譽千祿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者從乎學者也非遠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仕風者富貴之權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可變也風者不能利而無以自容者矣以閣下上下千古而有感於此簡之一言此其間孰難孰易豈顧有可論者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而更化之乃可更張之乃可政不行甚危明憫時病俗以爲當更化而不可化亦惟憂盛危明憫時病俗以爲當更化而不可化慨然思所以變之也夫獵取近似之言可以悅庸衆人之耳不可以瀆大君子之前不知思諱之說宜慎于庸衆人之前不宜絕于大君子之耳今天下承平百四十五年來治飭于上俗修于下真三代下一極盛時也然防衰于盛講求官方正有不

得不爲過計者請言外任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言其大概猶愚竊以爲失于粉飾太平之意多也人言其大概猶愚故亦一端言其大概猶愚竊以爲失于粉飾太平之意多也人言其大概猶愚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相接踵簡者盈千累萬爲上司者始或因事在可原曲加調護更代之間姑取憑于一結調補之員又或視爲孤注冒昧一擲賠累轉繁或虧諸他邑急補西壁又折東籬及解任之日甚或假某事由指稱虧項更竊公帑且實私囊于是新故相乘日指稱虧項更各存一切徵倖苟免之心其在肆情縱欲之徒姑不具論即素行尚謹而劣弱者在肆情縱欲之徒姑而窮年有所不支強幹者苟且補苴以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于農桑學校間助流教化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則或且有所謂交帳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

膺民生國計之寄卽無慮久久發露罪且及身一
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郡之盜皆盛
世所未免倉皇待濟問何以給就令無事而坐觀
積弊專務掩覆以爲小怨姑息之害伊於何底此
其勢自不得不更計卽爲州縣身家計則眼前之
提督異日之所當感泣何也眼前被一分追提之
苦卽異日免一分身家孫子之憂若父兄操家太
嚴舉子弟之農者工者賈者經年工苦之所得悉
收取之使分文不得受用豈不其甚其實無非爲
貧家子孫性命衣食計故當感泣也雖然欲弭補
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
於地國家正積弊驟取償於歲月自非民膏若欲
得此夫徵歛之際貪墨之府於歲月自非民膏若
谿壑者僅恃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隄防之
耳脫迫於勢之無可奈何以一事之得所藉口明
目張膽何所不爲竊恐有以一時相習爲盜臣在
立法稍不加審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爲盜臣在
補之時日相習爲虧空吏治所謂醫得眼下瘡剗却

心頭肉損傷邦本以補國計不可不防也設何法
愚謂死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甯病國與其愛不
能割使寅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實而催科
訖無甯暑無甯渙其大號且破格施恩俾天下
空從前之累而征輸得循舊章善爲國者計惟毅
然舉各省州縣倉若庫卽令其督撫徹底清查明
上其數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
爲前任之所虧且一并棄去勿加窮治免興大獄
而於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屆輸將庶幾積弊
一祛可圖再造若蛇虺螫手卒不得藥壯士立割
其臂豈不愛臂不若蛇虺螫手卒不得藥壯士立割
空虛又愛惜舊產不肯變棄久且若富室好侈費用
及早裁割部署實產不肯變棄久且若富室好侈費用
人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反可小康料天下賦稅之所
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
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
而財轉實不弭而法已行豈一小民之脂膏徒爲是
何必同然一國家之賦稅一大弊也哉愚爲此說竊
謂聞者必大笑之何則計出於童穉之所知而事

苦於國家之所難也然以愚觀依古及今國勢之
強弱治亂不患畜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
災凶寇盜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靜昔孔子與
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且曰去食此非聖賢無
復之計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為此則
且取州縣之大貪縱者誅之究之奪且追之以懲
一時其在材則且視歷任所虧量其多寡假之
歲時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
急遽苟且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得從容
從事守牧以上途如從容以風化相董率不至以
財賦偏注於一途如是則國家之財猶可得而理
師賦之風亦不至遽壞而然者急則敗矣上以
此感之官亦必以此刻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諸耳
設不幸而小加以災凶寇盜一夫偏袒千百景
從此時即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為一邑得禦之需
其可得相當也耶是故國之可貧民必不可使窮夫
豈獨民不可使窮即州縣之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
則亂官窮則貪貪固亂之由也此當今一變節儉
之道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
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

舟車之繹絡然觀此歲以來如吾浙撫藩得吉犬
中丞得閣下亦可謂正已率屬無媿古大臣風矣
究竟似無不窮之州縣者則何也上能絕之使不
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能節之於公不能節
之於私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訴儒素視
古聖賢如溫公訓儉諸告戒不過老人常談初不
濟事不知古人絕大功業大半都從此做起方一
官到任所負之逋蓋已不貲而遠近視為金穴輾
轉引薦擎履調笙充滿廊廡其人亦且取快意曾
不計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又下數十此
官之祿大者數千其數百又下數十此外皆不
可問之數矣今一署之內如所謂奴從賓客漿酒
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者不一鳴呼奈何其不
窮且貪也愚以為胥役眾害民使令眾害官諸如
此類力宜裁抑欲循夫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
吏治之壞多起於其職則民服漢宣帝以爲吏數
易則下不安久於其職則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
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迨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
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

故雖六朝擾攘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以鼓天下吏治之言也國家爵祿之崇與大小固所免沉滯然漢世良法自督撫至守令未嘗不可師其意而變通行之即嫌於變法亦宜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以為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若不得以究其所以為驟若見一吏才輒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專在上司更何怪循循然盡心職守之風之難概見也愚以為地方多一衙門適多一地之累尤當謹若夫羣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訖軍國之大為俗亂一以實心實政相貫微不以急功急利上治安遠覽漢唐盛衰之由近監宋明興廢之實總之紛飾太平之意無斯仕風自

無不變仕風變士風民風又待變乎哉鋪以為方今能以實心行實政惟無如閣下故敢一吐此言亦惟閣下於鋪有一日之知故願一進此言其非閣下之所為者姑存其說其為閣下之所為者請深維其意以補涓埃士民幸甚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額自顧歸諸方伯提其民幸甚再者嘉湖收方伯去浙之縣所屬且如故以為不為未及罷此邇者閣下視州縣所屬且如故以為不為未及罷此邇者禁而痛草之以累民也因舉歷來之所謂漕規而嚴民同此數權而官無虛糜蓋期於得補即止此誠不為溫公疾新法之害及罷免役錢而正當感激昔司馬溫公易溫公不然而又陳於政事堂溫公色忿蘇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公嘗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事不相許軾盡言耶且心服如溫公無不盡言於天下事不敢以事非及已曲從善言故一時勲業彪炳如此又知溫公之能亦不能無言者竊以為今年之漕餘即明年之徵

額恐漕餘之外又有漕餘矣悃悃之誠願無使人謂漕餘之有加幾當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并及之

林鶚答嘉定令李載芬

本榮

書

六月八日接到芳訊

穎新不勝忻慰之至回憶在都日雖起居萬福試政
皆道義之助今或散居梓里或遠宦他鄉欲再聚
首竟未易得每一念及令人黯然惟願出處各
初心於時艱少有一碑益庶間風相為愉快雖不
晤言神向往往之弟在桂林參議守城勉力登陴原
欲斷逆匪入楚之路不料解圍後上者怯懦遂僅
以自保了局大家以此報功臣本無功一則自量非
力辭保舉非矯情也此後翰臣學士謬以賤名入國
練局補奏自惟本班尚是分所應得貧什聊復爾
耳遠望惡氛尚覺心痛白頭冷宦豈能有所建樹
耶蘭谿為衢婺門戶杭嚴屏蔽頗不易居弟自今
眷到任即有團練捐輸諸差事雖蒙上游青目其
實皆受虛名之累非真有知己者紳民雖相得而

書

八月

日

接到芳訊

同官難和衷事權不專盡心竭力不為小補而已
已今日州縣官習氣多上不為國下不為民我自
作我官而已似此習氣多上不為國下不為民我自
途之優弟萬不及一真東所恃而不懈足下既入此
盛之優弟萬不及一真東所恃而不懈足下既入此
削觚以待耳今當多事之秋入嚴險之地弟意竊
願足下無過不願足下有功何也嚴險之地弟意竊
途功即其過者多也所云克復上海事時弟在杭
親見揭回台勇掠來財物在路滿路在寓滿寓并
有虜來子官未嘗過問又聞彼處善後事宜頗
有虞劉必謂從賊在上海久矣恤其自來去莫可
必問耳嗟乎賊在上海久矣恤其自來去莫可
如何試設身以處其地所謂從賊之一字蓋大可憫
矣昧以真從賊者必嘗為賊所為者故今日所
隨之去否則良民豈能容之為賊所為者故今日所
謂克復之處戢兵勇之地正宜安集之撫綏之弔唁
而喚咻之嚴戢兵勇之地正宜安集之撫綏之弔唁
安也兄所獲真從賊者必別有情節弟不及知弟
則以為搶掠者先逃為賊用者雖兵勇亦當殺如

川兵台勇是也不搶掠不為賊用者雖從賊亦可
恕如今日上海徽州之商民是也間巷瑣屑羣小
交誼真偽難明故願兄以此等功讓彼時道能員
以完吾無過之真若謂殺人數人即為惡事則弟在廣
西與殺奸細潮勇不知其數回籍後團練亦辦人矣
匪多不敢姑息以亂團練亦殺其數人當台勇五十
皆不功弟未嘗與恐有亂謀但守哀矜勿喜之戒耳
言功弟未嘗與恐有亂謀但守哀矜勿喜之戒耳
保甲之法今昔異宜有非不可犯喜字戒故也至所詢
也前朝有里役夫布冊籍亦詳細確數可查民重行
其鄉間有奇籍客戶僱傭亦井井有條不能隱蔽
故不擾而辦今丁銀徭役盡除里長門牌奉行規
事民數先虛游民往來僮忽窩復倡聚賭皆有衙規
熱鬧市鎮尤藏汙納垢之所豈復可查勉強行之
亦掩耳盜鐘而已故前在監對策已暢言惟官團練
則異是團練當擇好紳士為練長聽民自為官團練
其成而不掣其肘如一境有千家長聽民自為官團練
使鄉紳富戶四業良民相團結必得五七百家則但
匪類不能滋鬧亦無所容身何則所行章程姑備
可得餘則示之以無有也今寄上所得五七百家則但

參酌其實因地制宜不可拘泥至僱勇斷不可行
而在州縣官則不可募本籍民壯練之宜先遣積
親兵不可用但募本籍民壯練之宜先遣積
款為賞而概停其餘冗役不用則費省而得人禦
侮便何如之概停其餘冗役不用則費省而得人禦
私兩敵而繇之保障在天下事煩賦急民業艱難公
當此時地既進必不能驟退當思我之有我在必
不為俗吏所為亦必不能驟退當思我之有我在必
無不可為之處細心體貼天時地利不可恃惟
人和能隨處細心體貼天時地利不可恃惟
小補事半功倍之秋得民非難事但覺天下無不
好的百姓則必得民得民非難事但覺天下無不
補一偏僻中簡缺少帶家眷一體信法從節儉
以免貽累揭蔽親民視同父子為體信法從節儉
以導之則官民如家人視同父子為體信法從節儉
人在千里外聞風豔羨豈不快哉所名既大顯即當
勇退若欲調繁升官豈財則非陳者以數年道義
知此言不合時宜所必為足下陳者以數年道義
之交自信必能容其愚直也更有見解暇時尚望
過失足下閱歷所得處世必更有見解暇時尚望

頻頻賜教以匡不逮
勿棄為老朽幸甚

詩

宋許衡送西京宗博林茂南赴烏程詩才名自昔等三張閱駿無

人似九方金谷園中辭綺席水晶宮裏奏清商
雞正好師言偃歌鳳多應笑楚狂未信江湖留得
住凌雲頭
角老昂藏

林季仲次韻林茂南秋興見寄詩秋陽晃朗秋江前
秋山蒼翠飛鳥邊

持得仙人九節杖去采玉井千葉蓮一邱一壑不
在我或用或舍其如天故人謫官卧空谷誰與晤
語情
凄然

葉適題徐仁甫先人詩卷詩江南隱君子
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

勸懲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
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王柏訪楊船山過大安失道詩未識大安道行行多
路歧人言訛遠近山

徑倍欽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
捷移我今知壤子萬里不須疑

吳駟江心寺詩海上浮來一巨鼇鼇頭琳宇聳青霄
滿江星火東西塔大地雷聲上下潮

明月一輪山自靜長風萬里浪非遙
我來敢問曹溪旨為念宸遊蹟未銷

明

林再秀上延安侯唐公詩轅門謁拜大將軍王石昭
然喜有分萬里好風清祿

霧九天紅日捧祥雲旌旗影裏輝光著金鼓聲
中號令聞策馬回朝春正好戰袍香染御爐薰

林遇送永嘉場吏湯舜卿歸嘉興詩郎君抱檄捲茶
滿風味散沾百

萬戶永嘉滄海清漫天碾出水輪照千古管子新
法涵滿匡未許海若嗟望洋簿書會計了無事六
節朗朗披芝香儒衣儒冠渾同列羞染頭風損名

叫寒雁何處砧聲敲素練鄉情暗催金馬嘶碧玉
雙翻欲奔電捲收風月歸嘉興臨江把臂難為情
願君早展調羹手
為霖為雨甦蒼生

林以立題郡守徐公瑞麥卷詩千載漁陽事亦奇於

原傍陽和發異種非干造化私喜溢黃童并白叟
瑞珍福草與靈芝棠陰到處謳歌起應是東甌不
泐碑按府志徐公瑞貴溪進士正德五年知溫州
府七年樂清縣瑞應鄉麥一本五穗六穗餘多三
穗四穗

夏存包節婦吟有序節婦吳氏庫村巨室也歸包氏

年為仇家報充胥吏大尹守志撫孤兒成立正統五
氏以終餘年余嘉其事為賦長句以贈知德君子
覽之庶有感於斯云君不見松與柏凌霜傲雪常
青青又不見金與石比堅貞憶昔配作良家室擬與
秉高節松柏金石比堅貞憶昔配作良家室擬與
良人同膠漆兩心誓學雙鴛鴦一旦風波顛相失

丈夫一去不復歸妾身獨立將誰依子生三年未
奪乳坐啼行笑牽人衣撫兒憶夫心斷絕悵望天
涯淚成血血淚紛紛有時枯妾心抱恨何時徹二
八年來子長成新愁舊恨相能平箕裘不墜未可
必仗之庶以終餘齡彼何人斯逞奸計為報縣庭
充胥吏子戀母兮不忍離母念子兮心如刺鍾侯
仁愛矜鮮民釋奉慈幃遂子心樂哉子母重相見
如月再圓花再春如斯苦節真可憫幸復遭逢賢
令尹他時旌表光門
閭萬古香名垂不泯

劉桐山交寺和黃大尹詩琴堂政暇偶山遊吟倚松

境西天佛
子果來不

董絃山交寺和黃大尹詩勸農乘興展春遊古寺蕭

意啼聲試
與驗夫不

劉友德遊山交寺詩長年作客慣悲秋擺脫塵襟喜

氣映龍湫郊行豈效潘郎樂蔬食空懷杞

董天樂九日全兄弟登霞山作弟同登亦快哉到眼

河山鴻雁影關心時序菊花杯白雲長護柴桑里
秋色何須鳳嶺隈共道登高能作賦尊前誰是出
才羣

張孚敬送張充行取還沔萬里臣鄰覘國光三年述

薊秋水歸帆向沔陽好樹甘棠追召伯未應衰
鬢老馮唐蓴鱸不盡江南美有日逍遙會故鄉

林濬送董晦之輝南還詩蘆荻飛花弄晚晴都門尊

一鈔喜見銓曹識姓名南歸與翦燭西窓叙舊盟按
帆輕明春寬我南歸興

壬象送董晦之南還詩南來偶得接英華口羨東甌

關三疊思偏餘秋風瑟瑟蘆飛絮暮雨清江放
花醉倚離尊頻悵望夕陽回首又西斜象富陽人

朱口誥送董晦之南還詩揚子江心八月潮西風吹

苦山外看山魂暗銷秋滿蘆花初瑟瑟寒生木
葉正蕭蕭吾儂亦口南歸興分得中山酒一瓢

林一道上杭送同寅莫介石奎擢王府教授赴惠

安詩嶺表才名舊有聞杭州鐸韻更推君桃芬應

思青山孤劍帶斜曛何時共
倚金臺月為賦承明待漏文

何士域送胡學諭良工歸田詩笑向明時早掛冠等

鐸振瓊常冷九折車迴路亦難歲月漸添新鶴髮
江湖終戀舊魚竿黃雲絳幄談經地桃李陰陰春

寒雨

顧孝弘弔林君靈宗椿詩奇功未就志先成不借浮

玉力當一面敢為楹橋欹授首非輕敵身死完民
是勝兵排嶺昔年曾食報羅陽今有二林名
骨原居最上流不辭伏劍佐壯魄未消髯化戟狂飈悉歛
已自立宵知慕徹侯壯魄未消髯化戟狂飈悉歛
死廟貌應同民社留君

鮑武弔林君靈詩 丈夫負至性勇往不可當大義先

外荆楚元鋒屢摧敗封疆大吏死者誰想像英標
增感慨黃金橫帶為何人縫掖偏能不顧身墓表
懸姓字媿垂紳

僧靈泰弔林君靈詩 未得功成志已成男兒那肯負

須長嘯歌利折來肢是佛魯公化去解為兵
一夫枉拜侯蜂蟻只今皆畏道龜章自古總名鈞何
如撒手如君去一點浮埃不可留

僧如鈍弔林君靈詩 君不見羅陽山頭烽煙紫危橋

割然擲地何如是林君蓋世美丈夫左提不律右
僕姑血濺寇首藏巨孽號空後陣無援鐵昏暮層
霄掛黑幙寶刀脫手翻空壑醜魄無憑兮不敢前君
子息焉歸寥廓當何場誰復問芳名鼎新血食留精
英昔年孫公廟貌何赫奕美如君鼎新血食留精
似此萬事足生死關頭堪瞑目願思報國有如君
膺天擢此

包世昌哭堂弟君玉詩 我生負狂性落落久無倫相

數卷不瞬目筆下龍蛇走尺牘雄思豪氣駕元龍
不向倉父問碌碌搏扶繼未底南溟擊水常令蛟
龍服天誠佑君假之年抱璞有知我應同憐恨今所
遭祇自問欲訴苦辛誰與宣知我惟君無復起
荒此身長已矣咫尺危樓獨涕洟仰吾誰戴俯誰
履鳴呼世道不可問窮達我心休晨鐘一旦盡宿
夢付東流君不鑒我心處宿雨淹淹風颼颼
問我何傷心處宿雨淹淹風颼颼

夏大輝擬古詩

未織雙絲絹且裁一匹布密密長縷

共路曉行常苦寒夜夢還驚寤輾轉使人

國朝

范承謨行田詩

單車瘴嶺驅中夏千里遐荒度夕陽

傷瞻帷戴雨行泥隴使節馳星破曉光每值遙途

全梗塞忍看比屋半流亡芻焚幸不煩民力糧糗

何妨亦自將我黍漫言嘗旨否吾民久未厭枕糠

雁鴻欲集聲先咽鳩鵲相逢色已愴草澤三空甯

類漢桑林六事卻同商瘡仍無肉何由補繭已窮

翁行役悲滿地榛蕪成草昧稽天崩潰竟洪荒老

虎更傳台史共為狼埋輪已誓從都堠此馭誰能

畏太行饑溺只令當幹止澄清於此慰懷望敢云

善政能匡直宜為虛名喜激揚但使鞠躬臣貌瘦

報心聊以皇

金鉉度過靈芝堂詩

芝草何年降堂仍此口名磬新

隱松風繞榻清始知

張天祐弔周文學

雅

殉節詩

三山烽火燭天紅殃及

隨竊發羅陽孤峙兩交攻生靈塗炭遍都鄙亡命

健兒鳥合起鉦鼓干戈動地來長驅直入圍城市

望風守土竟宵奔殺氣騰騰白晝昏獨有周君聲

大義不甘束手難將一木支城傾活攫不容走橫

生十去九大廈難釋縛翻將笑臉陪授餉金長跪

拖促擁見渠魁釋縛翻將笑臉陪授餉金長跪

請慕名亦效假憐才周君熱血滿胸膈怒髮衝冠

羣辟易我輩甯從盜跖徒鬚眉滿胸膈怒髮衝冠

憤激不顧身穢言狂呼穿破斷觸動雷霆猛似虎

須臾白骨化青燐嗚呼自古誰無死義不喪元額

有泚當日求生幾輩兒

董永孚弔周文學

雅

殉節詩

羣醜跳梁起八閩堪憐

生前痛鄉國猶傳沒後名月照荒坡魂未散霜飛
汗簡氣猶貞羨君孕有睢陽舌相對泉關好訂盟

潘鼇弔周文學

雅 殉節詩

山城四顧總何物逆藩殺氣橫

豐遂合烏合恣窺關望風披靡誰能禦節猶寒
英髮指冠青史未標徒仰止回思勁節膽猶寒

林青雲弔周文學

雅

殉節詩

峯高天闕誕奇人中有

拋白骨自拚一死葬青燐雷霆凜凜等倫木忍合城
蕭蕭泣鬼神他日象賢操史筆行看寵錫賁風雨

恩綸按青雲瑞安
人號澹我甲子舉人

全欄留別羅陽士庶詩

歲華垂老尚投荒萬里關河

曾留得召公棠行行只有形憐却戀猶存陶令菊幾
石壓裝唱罷驪駒分袂處山城雲樹盡蒼茫

何石雲莒岡道中詩

客路紆迴過莒岡迢迢煙嶺駐

風萬壑長遠岫征鴻低晚影香臺清磬落
斜陽倦餘何處堪沽酒欲向墟頭解鷓鴣

山樓晚眺

從倚山樓坐翠微峯嵐樹靄晚霏霏鉤
簾花影來秋色傍檻蟬聲送夕暉客久

高吟雙鬢改官卑多病故人違離
情冉冉同王粲賦就誰憐淚濕衣

楊人傑勸災詩

乾隆十六年邑治旱災因委樂清協
賑兩月回署勸報稍遲賦此見志

泰順浙遙邑災祲報最遲非因玩民瘼緣爲賑鄰
饑炎暑驕陽烈新秋湛露晞君恩知不遠錫

賁通

窮黎

勸農詩

最喜東郊外春田盡發苗秧針催獨早草
勤作苦勿負太平時

癸酉九秋赴郡途中卽事三首

南峯行過路增餘

夾岸人家通百丈殷勤爲餉葉山茶西風颯颯
一舟行夜半壽聲雜雨聲最是隣封民事急忽聞

哀雁更心驚雲江風景尚依依橙正黃時
鰕正肥無那村農勞苦作家荷得藁芻歸

周廷昌同潘荆石遊華峰詩

同懷客子好登臨攜手

三宿雨日光初出萬重林百年流水高山調一片

閒雲野鶴心回憶舊圖蓬島句夙因相契舊苔岑

曾鏞鳳山舊廬詩高鳥憩危岑聲情薄雲漢結廬席

色自昏旦一徑開修篁羣山青几案臘到枯梅斜

秋澄桂香散中林起高松輪困倚天半有時橫片

宵且盱琅琅一高歌心跡雙浩瀚

潘學魯江心寺懷古詩疎然孤嶼鎮江中劃斷浮塵

潮湧出梵王宮風生洞閣憐承相苔挂亭碑

憶謝公憑弔前賢但陳迹蒼茫愁倚夕陽紅

潘學鄒江心寺讀書詩何年此孤嶼屹在江中心塵

二三子習靜來禪林吟餘步檻外仰見滄海深我偕

光燭鮫室蜃氣結雲岑九斗歸一覽雙塔聳千尋

鐘聲度碧漢潮聲合素琴自得邱壑趣安知軒冕

情況我二三子聚首尤殷勤趙君

涵今童君志彌篤繼晷常惜陰我隨我兄後狂喜

得盍簪義合古來難賞析還規箴一榻坐臨水相

對咸開襟脫囊慙無穎何敢任浮沈

張啓溫龜岩村居詩

煙村四面傍春山竹徑通幽水

語自綿蠻居貧得趣心殊逸與物忘機草

不刪每到芳時容小酌長年誰似野人閒

張天樹課農詩三月桃花暖春風雨一犁癡雲常籠

影低平陸浮嫩碧喜見稻苗齊白日暉青壁黃

牛放綠陰溪山遺世味耕鑿老農心細柳飄風薄

叢篁帶霧深居人不隔遠攜酒入前林

葉維挺寒夜坐雨和周子台韻

戶外瀟瀟燭影殘譚

別後相思意怕聽空階夜雨寒

董正揚晚度金雞嶺至石角坑詩二首

更舍箭與前忽與前村隔上嶺效熊攀踰澗等猿
擲巖回勢若催峯危路逾窄鋒銳怒相向矛劍森
露脊盤辟栗盈肌蹠蹠在額難逾蜀道難追類
柏人迫蹴石落空潭哀壑響曙若須臾到上層始
覺天宇闢四山雲濛濛不辨與尺山鬼從文狸
出寒星沈水白上嶺勢如驚巢飛拍俯視空嵌
森林立怪石露礪何年黃初平驢之此山左頭
角盡嶄然寒雲互交鎖飛絮擎絲不登夫客青朶
挺拔愈欹崎位置轉貼妥足疲不取登小憩聊命
坐忽顧菁林中茅屋露星火聊為不速客一宿深
感荷薄具雞酒歡為言途坎珂公等從何來無乃
困偏跛曉巖傾側中為患測誠叵感君意拳
拳顧余懷懼懼此際驚初定此身始屬我
竹裏萼華仙人騎綠鳳手把琅玕十萬種紺雲一
翺千峯影隨低高炎天密無縫籜龍隊隊從風
碧玉延晴皋銀鏤管金花紙歲歲不知年但見森
地真成鸚鵡林居人疑是鳳凰子此

溪行雜詠

清溪扣舷角白雲答清響潭水綠不波

過廟香榭杉飛颺落花上崖仄流自環峯迴路始微
想眷言弄潺湲朝朝蕩雙槳桐潭峭壁千餘仞
雨過淨如沐丹藤閒青蘿斑斑紛在目欲崩未崩
巖半死半生木顏雲出其罅一縷橫相束偶然碎
石落哀音韻琴筑注離低隨舟采之輒盈掬回頭
眺溪源知住幾茅屋不見溪上人但見溪上竹馬
跡巖蒼巖疊石高溪色一何靜飛瀑忽有聲幽
夢遽然醒遙響答難音孤光沈鷺影韻分蒲葉涼
香入蘋花冷急呼縹緲來烹茶得味永口
煙不出谷媚此溪上花隔林黃犢返始知有人家
流石如茹房風灘漱之斜幽蒲多九節飛
香碧交加遙見負苓者迢迢入晚
石林精舍主人約我看山去笑指東郊並馬來燕
清似迦陵鳥石氣碧於玉匱苔他
日著書成燕語懸知不獨石才
曾璜登釣龍臺詩亦睡海上空崔巍延佇一長嘯長

風從西來龍鬣湧濁浪驚鶴排雲隈人生匪金石俯仰生悲哀

山店枝頭春暖鳥聲嬌上風和長麥苗

周峻山徑詩山徑斜陽晚間行適已深丹霞開暮景黃葉老秋心林外看歸猿煙中數過禽

平生多野興聊得灑煩襟

客有訊山居風景者答之以詩勞君遠訊僻居情欲話林泉記不清

紅葉落時無客到青山缺處有人行衣冠風物疑前古雞犬田園自太平獨有老農常早起披蓑隴

烟耕

林逢春九日登天關山示兒鶚詩桂花秋後菊花秋又向西郊約勝儔

九日風光渾似昨十年景物憶重遊青山有分貧非病濁酒無多醉便休我但詩書貽子弟含情終

日望竿頭

周吾林烈婦詩

夏氏女林止婦字夫之年才十九結髮相期偕皓首亡何夫疾危自度勢難久吞聲剪髮交婦手髮亡可去存當守婦時掩

淚拜而受珍藏篋等環玖詎料夫亡甫入棺髮竟潛歸在夫肘呼天搶地日無光便欲相從泉下

走晨夕苦周防殷勤追姑舅血淚填胸半月餘絲繩遂志三更後生既無殊比翼禽死願化作同心

藕鳴吁烈婦之行世希有烈婦之名垂不朽按烈婦莒岡廩生

夏居敬女也

移居靈山草堂二首

三間草舍似王樵井井門庭頗有條好鳥枝頭如有待白雲嶺上似相招鸞塵底事猶風掃磊塊還須仗酒

甕焦足一張書一卷不愁長日坐無慘門開言道半蒼苔修竹千竿繞屋栽僻處從教詩夢穩朝

來恰被鳥聲催花飛草徑花仍放風掩柴扉風自推解愛吾廬憑客過

青山深處白雲隈

潘彝長董霞樵潘醒愚過訪山居

梅花番過杏花初勝友招尋到

野廬久潤風標頻入夢常聆磬款比觀書披烟小
野廬久潤風標頻入夢常聆磬款比觀書披烟小
野廬久潤風標頻入夢常聆磬款比觀書披烟小

潘潤三峯寺詩

梵宇依城曲安禪若在山時聞清磬
度靜愛白雲還地曠塵難著心澄境

自開老僧無箇
事獨生掩松關

潘庭均溪亭春望詩

清溪屈曲小橋低柳色波光望
欲迷昨夜一番新雨過桃花開

遍水
亭西

端木國瑚寄潘彝長石林精舍詩

天關山下石林清
為有倉浪早濯纓

南國詞名三婦豔西京書味五侯歸狂游犢鼻真
備保文酒烏衣好弟兄我願入山君不出田疇何
處祝蒼生卅載旗亭感越吟青驪如我日駭駭
柳條塞上逢羌笛楓葉江南雜楚砧憂國經書常
滿腹思鄉風雨重關心何時也
畢粗婚嫁結願名山逐向禽

葉山

枯林卷葉北風鳴客到柴門雪欲成荒犬吠
人深不見殘鴉歸樹疾無聲村多藟酒甘還

飽屋燕松燈暖倍明
簷吹又斷明朝村路野梅晴

董仲常潘彝長客蜀又客楚未知各所在懷之

子客

光陰去絕倫經秋道里斷音塵嶺猿和夢啼長路
江月分身照遠人詞賦從知南國健飢寒恐負北

堂春征蓬每與流年
較怕有霜華日夜新

出都後寄董策三

廷對

人生不得意拂衣就歸
路行行忽憶君馬首昂以

顧君從故鄉來使我不能驚何當衢路旁一睹君
徒御四月河間道黃塵塞如霧車馬不相識紛紛
日來去朝夕期見君君面總不晤浮雲天上行奄
忽常相遇胡為我兩人分飛長如故驚風吹白日
忽在西原樹行人夜夜心不向鄉關度南北一以
背與君復異處生平寡懽人在家亦何務仰頭看
日月低頭守邱墓風雨萬里來胸懷不能吐讀君
舊日書今日皆成誤書中羨吾兒豈知已朝露甘

年朋友心當為朋友慮萬事須壯時天地不長固
莫待歲月侵白首始知懼秋風昨夜起鴻雁已無
數作書寄君邊
努力事朝暮

潘鶴峒送書數種却寄千里心期動索居縹囊弄

士勝讀人間未見書珠海幾時傳藝苑玉山何
日照蓬廬鶴溪一路芙蓉水深識羅源百丈如

董旂春日遊城南諸山詩雨後山色明躍展成孤往

羣峯忽在前向人何崛強苔磴滑難登幽崖高乍

仰新曦漏疏篁冷翠浮宿莽雲來山徑陰風到樹

枝響攀險忘微軀冥搜寂衆想蔽谷境屢蒙窮巔

矚始爽深坐聞鳥聲倦卧愛草長持醕命誰同覽

載懷願言脫塵鞅

江口瀑布飛流千尺落層巖細雨如絲拂畫船

漁顰潭一曲清潭外烟居自一村山光明板屋松

經過數俯
仰愧塵煩

龍虎門一峯轟然起如龍昂其首俯瞰江波清孤

四五株託根石罅口作其鱗之而騰擎相天糾髣

髯龍欲行綠雲護之走前山如虎伏地未敢吼

戴笠潭夜泊半輪戴笠潭中影印向澄波是下弦

南向傍岸人烟四五家灘聲鳴咽石槎枒

嶂後山村寂寞無秋色一片黃茅也作花

宋孝女封臂詩宋氏有女名阿芝年二十未為人

門楣父病沈沈漸欲死女晝夜侍不離跼庸醫無

術藥無靈孝女持刀中夜起焚香告天雙淚垂臂

當封處肉忽飛鮮血淋漓拾肉起香羹調就無人

知捧向床頭呼父飲痛徹骨髓惟自忍但願父疾

霍然瘳女身雖傷何足憫誰知數盡天難援赫赫

孝女此時力已竭易卻銀鉤服髮經欲絕還懸槍
地時幾回頭願棺前裂旁人憐惜相扶持刀創誤
觸血滿肌忽見腥紅溢襟袖脫觀四座方嘆嘻考
女至此心愈結父命不牢復何說臂傷一痛一呼
爺臂痛不如心痛切吁嗟割肌之孝世謂愚此愚
正恐賢男不重女觴之細入所斬談何容易哉其
吾鄉重男不重女生女輒付一孟水此女能為名
教光擾擾者男誰與比考女家世頗式微我及見
所秉請登此女無遲疑
表節行 姓者林氏子名英山娶婦甚賢命甚慳
未及六月歸冥關婦為誰少西後冰雪年一十九
鸞孤甯復雙鳳隻誰當偶故人恩重不可忘誦柏
舟詩義相守養兄公子奉夫祀取他人女為已似
粧假成真過此生堵戶撐門長自矢君舅顧之亦
欣然婦在竟忘兒已死一十四載如一朝古井波
瀾渾不起西為太歲戌為月忽見夫來招同穴自
知死期當不遙預備衣衾整且潔料理家政付嗣
子但及蓋棺吾事已臨終含泪對人言願取夫衣

持作破吁嗟節婦志已成年雖短促猶長生揆
諸例非所旌作此詩留其名名維何曰明貞
題靈山草堂 靈山深絕處有客掩荆扉繞屋皆流
水當窻即翠微香粒經露熟綠芋及
秋肥因念巢兼
許長違固未非

訪徐節之先生隱居處 曝書亭集載嘉興徐節之
之天關山詢諸村人無復知者因成一絕 白雲
開處見天關下有茅廬一兩間欲問徐公棲隱處
寒蟬嘶斷
夕陽山

潘鼎一卷山房漫與 結宇平林外悠然隔市闌簾垂
讀詩難割愛刪課餘
仍寂坐靜對一卷山

送端木鶴田 亂紅飛處有鶯聲攜手河橋問客程
江頭斜日去帆低翠靄蒼烟一望迷
惟有離心似潮水隨君一宿上溫溪

再送曾復齋師夫子何為者栖栖又出門一官殊未熱吾道頗稱尊舊業留書卷離情伴酒樽他年趨講席文字定重論

董正掄平灘鐵爐廠卽事詩飢走荒山已可嗟從無人處忽人家猿聲斷續

火裏種蓮花鑄成一語皆生鐵破泥頭澆藕酒幕開

九日偕羣從遊南郊諸山老逢佳節倍情移前輩風流渺莫追賦豈有才

聊縱目飲雖未善且傾卮了無秋意松真健漸近

霜威草不知偶觸遙懷成獨往莫猜緘默竟多時

歐海聞山接渺茫清秋四顧起蒼涼雲連鵬翼垂

天白日近蠶叢疊嶂黃飲到酣時憑落帽吟當苦

處且投囊飛鴻少住思

相訊何處江湖足稻梁

翦陽秋日雜詩此地寒何早他時若異秋本空山乍瘦雨過月新修坐久思醅釀家

遙憶散裘吾衰將未甚太息稻梁謀又說新收

款仍難米價廉丈人飢荷篠少婦困傾奩計拙同

藍縷愁羈更白髯迴光期日月安得照窮檐亭

古振衣傳登臨望渺然地分安固僻人立最高巔

不斷秋山勢遙窮夕照邊含情詢過雁可有尺書

還南圖史吾宗富城居倚太霞皇天標北斗滄海

道竟非耶學能無重聲名亦已遐斯人猶困瘁吾

別驚鳳羽羣空荷俗無多怪途高人望中參商星野

自不同嗣宗能曠達何意感途窮

曉過雙港雞聲村外隔林聞暑後行程辨色勤瑟

南下雙港微烟浮著水彎彎片月薄如雲天關

望橫波石齒長同秋雁斷遙羣

新正七詠曩時情景不復可致爰訪竹枝例采其

可喜者為綴半律得燈事四雜戲三以消閒寂

日燭龍頭角嶄然鱗甲畧具前行者持一燈若珠

圓轉引之作樓狀猶古鄉儼意也千門爆竹火珠

鼓鉦女歡竹馬裁紗為之用童子八人三裝為

胡兒騎三施木傅粉我髻簪花朵騎作女裝其二

分韻錄

則徒步執鞭左右之若驛卒雜唱俚歌而馳製成
欸段剪春羅紅影燈中走翠娥看到揚鞭迴勒處
關心疊唱送郎歌飛到琴高赤鯉魚形不一以木承腹
而舞亦有懸者飛到恐有金臺舉燭書真箇所依
虛腹中欲與呼兒剖地而有走若生焉玉兔新從月
以竹為輪線牽之隨地而走若顧兼東走莫新從月
裏攜光華滿腹徹玻璃任教西顧兼東走莫新從月
衣染爛泥曰雞毬剪雞毛二如鋸齒末倒繫小
毛以爲眼底用牛皮圍錢而直紐束茸毛其間而
上插二尾其足法有爲平飛不尖爲拐尖爲翻身劣者
則參以掌翮斷尾尚雄飛不衣放鞭尖出四圍仿
古習勞猶踞觀場我亦欲振衣而日猴蛋取圓
石五枝一童爲猴據地護之羣兒無所中其罰則掩
四而踔中者即罰作猴石全失無所中其罰則掩
目擊手而磨旋於庭使昧所向問之能辨然後釋
此五禽戲之一耳儒徒如猴據地時却憑靜守不釋
紛馳能同虎王僧達未累英風到小兒體子各
棋畫局於地中斜界如繪金錢狀而方其體子各
三以相逼爲勝負入角則取之雖一杆不過八步
亦有巧拙焉六子乾坤索各三方分八位數中涵

功成入穴皆維地
旋轉神幾寄手談
陳楚聽松居偶吟
行頻詩書餉味恣辰避俗何嫌絕清塵于我偏宜占此
因世事茫茫休與計年老筆墨爲緣抵債
周牧山行口占
好是園高下植桑麻掩映茅茨見幾家
董暉山行詩
哀空山少人行人苦徑日影薄幽鳥隔樹鳴
在物純天機意象復何託隱隱答飛泉流響入巖壑
能諧山水樂自然得真修唱焉緬芳嶠
曉起步至龍護寺訪虛上人
野烟起興幽偏孤吟出
訪洞中天病葉驚秋早高峯受
口先何時消世慮得與細參禪
閻烈篇
宇裂朝曦朗照妖星滅補天
龍戰玄黃空蹀血野鼠乘間爭與蟹
饕餮張侯拒寇方祖北馬洋寮腰領絕眷屬爭

分置錄

卷之七

藝文下

詩

三

先各遠颺僕安倉黃竄榛樾天槍跨馬復南來無
數游魂壓城關團雲隊盡離網羅蒲伏凶庭同跛
鼉貞姬獨有鵲舫孫年才破瓜心截鐵須女夜實
萬羅山一縷青絲完勁節當時六月苦炎熱白晝
驚啼青免喝正氣冲霄疑不關直貫紅輪變白電
火畫慘澹無光品冰雪侵人寒徹骨滿城風散白
蓮香埋玉荒邱上不忍觀者萬眾盡歎戲澗底流
泉亦鳴咽遺塚青青二百年間往事猶能說搗
城更樹豐碑奠清醑扶植名教實化源頑懦聞風
袂感悅安得毅魄永滅化作天符並王
玦辟除兵疫鎮下方萬世太平無元艱
林鶚記石林書寄潘彝長師詩而今人重文章知行歧
經祝掃地吾師秉慧業獨抱經濟器排解塵俗場
舉足判義利辨如孟子與學宗端木賜後生林施
鶚古之狂也肆抱瑟升堂歌吾道私相誓簞瓢苦
不足尚有四方志但恐離索居重遠中道棄回頭
望石林泰岱死無敢墜欲罷而不能涕泗書此誌
戴石山行守死無敢墜欲罷而不能涕泗書此誌

山行至莒園

鳥喚山行早肩輿破曉痕寒泉呼石
罇險徑護松根雲暗東西嶺花明上

下村主人隣久
別沽酒話黃昏

徐忠訓即墓

怪石陰森吼大貓鬼雄邱壘禁芻蕘
桐嶺功名尋舊碣荒庵水月見新蒲誰

知蔓草榛蕪後
尙有兒孫輔聖朝

赴杭宿龍闌村望月

從茅店坐月想故園看少壯
遊曾慣饑寒別最難何

時曳龜佩慰
雨泪痕乾

讀族先君靈秀才忠義錄詩感賦

二百年前國步
難書生隻手門

狂瀾至今一卷
英雄泪留作山城汗簡看忠孝家

聲關剝復東南
元氣惜摧殘讀詩怕聽夷氛惡不

撫劍嘆

南院村居
丙舍無牆四望餘田塍盡處好山遮分
牌編甲二三里同社迎神八九家巷雨

燕歸衡麥浪檐風蛛動捉松花村居僻壤靜如許
何處蜂房鬧午衙畫史詩人殊未消閑事事
任心裁部分藥品周官法區畫蔬畦無事庭前立
漆泥培鳳子他頭疏水醒魚胎有時無庭前立
指點西書選小小孩烹難玉版金針多儀物未齊順子
列東幾諫癡孫捧飯慣嬌啼年正底事呼庚癸
提壺每逢或乞醢四野春深綠正肥軒窗意似
翠屏圍秧苗缺處蝦蟇坐菜深長時豈有飛翫意
呼兒肩錘去採茶偕婦挈羅歸清時名十畝閒
也覺心情與世違雙鬢白看山靜覺兩眸清參禪
亦化城讀史憤教雙鬢白看山靜覺兩眸清參禪
近悟詩無字引便須知酒有情人一
念關心如可了便須知酒有情人一
南阡飛鳳山圍百畝田買山結屋擬高眠躬挑淨
子松岡萬樹欲參天如何乞
米長為客一別南阡一涕連
九日登赤巖觀瀑赤巖奇遊與搔欲癢九秋豁翳

障羣峯競鮮爽主人挈榼來童冠挾我往石徑
餘矧矧于披篠簞漸入路欲迷再進力已勞攀藤
窺石罅忽見石門敞方知奇境來艱難得心賞
衣各踴躍猿臂爭搶攘長縋木末垂危磴踏雲上
度險怯無聲漸聞水聲響鬼斧斲山骨割然劈而
兩石廣覆懸崖山腹露平壤峯頭鬬駘悶室呼
翹翹蹲獅睨欲飛飛鳥愁扼腕頻何暇濛安坐
亦恂恂玉龍挾雨飛直下千丈絕壁束青天白
光界圓盎特天當盤渦湍洞珠在掌落葉和蕭瑟
石筍觸瀉混天台勝恐難雁山遜亦儻探此造化
奇豪氣一時長肴核陳苒苒流泉萬籟動相盪就中
酒徒高歌慨以慷管絃憂嘆憂天風來雲氣隔塵沆
鶴相招呼乾坤一瀨仰長嘯然悟前身五百年來曩
曩從安期班游落日青蓮黨笑傲天機流還我清虛
象快哉汗漫游泰順六都篠澗之陰去村三里許
日想赤巖在泰順六都篠澗之陰去村三里許
緣澗入穿石縫行百武見疊石中洞如門高丈許
下可坐十人度門入峭壁百丈無路可上游者攀
崖捫壁至山腰見石洞如覆厦屋門方正如楣高

約三尋內平如堂中右正方壁如削左視幽暗石
縫見洞後光隔清水一池人不得入乃由洞門出
有階級天然行至水際見圓石大如車輪者二踏
石入洞後登大石可三丈許圓石如珠一潭碧色繞
石如環中懸瀑倒挂入潭聲寒率如蟹鳴羣山圍
拱皆石如怪獸騰擲者不可勝紀兩洞外餘地可
作亭榭迴廊者甚夥惜地僻無好事者為之耳初
其村人無知者後人競傳其相傳者有避難者梯而
石室居之故後人競傳其相傳者有避難者梯而
喜探幽初遊捫壁復垂修綆因與同學釀金作石磴如
半塔附壁若梯復垂修綆因與同學釀金作石磴如
月九日偕周芝石明經周定九封丹銘丹文學暨
同學諸生二十餘人擔羊酒攜管絃快遊竟日狂
歌暢飲樂不可支與諸子共得詩十餘首今十餘
年東西奔馳此樂不可復得每至事不稱意心未
嘗不在赤巖水石間也迂谷跋

張耿光登章峯最高頂詩

突兀章峯尖卓立無與伍
拔地揮天高四遠目共睹

維時屈重陽天風驅雲霧羣從請登最高頂致互相
助騰躡幾層嵐不覺危崖阻如猿試攀躋如魚逆
流近瞻忽壓眉山勢愈鬱怒止堪昂首攀不
回頭顧脚攢恐斜傾日影疑足失常度誰知上極巔
前意終怖匍匐作快哉躋絕頂頭員如覆釜寬容百人
坐此四堪作亭廡舉手辰可門足下雲生履周迴眼
界寬四空絕依附視昔谷臨處羅列如蜂蟻聚振
隔州縣羣峯似相輔俯瞰諸村落恍如蟻聚振
衣一長嘯遐想欲引舉不覺身凌虛碧落垂簷宇
日月戶牖旁長空一氣吐意致極飛揚逍遙足千
古徘徊日漸低蒼茫人欲暮山風忽侵髮颯颯如
飛雨牽衣循歸途舉足恍遇翁相戒毋妄瞻步步
怯振股稍平輒少憩漸看明月曙下山遇歸鳥倦
飛集安處

雷分泉

昔聞巨靈擘太華疏通河曲向東瀉至今
仙掌高撐天荒唐奇幻羣驚訝下邑勝蹟

亦稱奇雷劈流泉真匹亞當年赤日天炎炎鏖石
流金槁禾稼農夫灌漑日夕忙暴巫祈禱無休暇

天湖山下千畝田挹注七十二泉
最長湧起激湍流日夜天然水利
寡居奇貨強者溝欲吸長鯨弱者
氣遂與登觸兵蟻陣縱橫防隙罅
讓攘臂豈饒交三焦里長鄉老莫
難假借沈雲忽鎖畫欲昏霹靂一
渾沌判兩儀平分膏澤陰穉亂絲
鄭白兩渠同無價誰謂天公道至
虛駕明明赫赫顯神威公道至今
牧體天心鑒空衡平贊天化百里
乘增輝騰膾炙

吳庚三遊大觀亭詩

白鹿古城頭登臨豁遠眸晚霞
連海氣平野抱河流六月松風

好雙峯塔影浮浩然
亭在望明日過江遊

下陽山莊秋晴晚眺

山莊秋况自陶然屈指遊蹤
二十年黃菊有香和白酒碧

樹無恙接青天高原歲歲生芳草
煙最是夕陽添景色陰晴深淺映華顛
偷閒避

地樂漁樵秋入岫村木未凋一道清泉長漱石幾
叢修竹競千霄蟬流疎韻南枝近雁與新聲北路
遙農事已成鐮影動
壟頭忽聽太平謠

胡希尹雨後登萬羅山亭為潘遂漁作

我家羅山下

坐對青山青倚然
驚閉置樊籠中磊砢
相顧眷言詣山中
溼芒履紆曲共躋攀
煙相迴互曲逕長
歸鴉噪古樹峯影
筆尺幅寫繚素欲
徘徊俯仰生慨慕
困風塵落拓猶未
得乘長風弱水三
遊山交寺為踐溪
一聲鐘送響逸趣
此心山橫殘日瘦
藝文下

夕陽金

卷之三

三

野翠侵紅塵飛不
到時聽老龍吟

